

可愛而適者咸在吾目則凡林泉之在天下者固吾  
圖中物也吾方請諸大夫之詩各綴于圖上敢欲得  
公之子中書君之文焉父諾乃召景明語曰王君與  
予遊予嘗重其人盖尚賢樂士者也能越人之急者  
也好義而忘利者也夫人之品超遠庸下固焉而不  
可強者也氣拘於所處志執於所見其孰能移之而  
君者迹在城市而有林泉之想名在里閭而有隱逸  
之慕其言又若非世累所得係絆者則人品不同有  
不可量也吾聞之好賢樂士者昌急人之難者獲報  
所議俾觀者亦足以考志意而得其人焉景明既受  
命退曰斯皆至論又何所序乃併記其言君名賢字  
崇德

### 漢紀序

昔左氏依經作傳而編年紀事之例以立及馬遷著  
史記叙帝王之事則有本紀錄賢臣之行則有列傳  
明制度則有書系年世則有表自是以來歷代史家  
悉宗其體然不能微約其辭或寡要實而義無指歸  
其極至於流綴溢簡躋雜而不可以觀余于是蓋慨  
然有思於命世作者之意焉往在京師嘗觀荀氏漢



紀其書則準諸左氏之例而取於史記之一體者也  
至其君臣附載事物咸彰天人并包災祥畢舉治忽  
叅稽成敗并陳得失相明美惡互見即一時一人一  
事之迹雖前後散著而本末必備屬類比方名義固  
不紊闡幽攝顯論讚悉精可謂括倫覽之要深墳素之  
情者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才乎夫學者謂經以  
載道史以載事故凡討論藝文橫分事理而莫知反  
說託無條貫安能弗畔也哉易列象器書陳政治詩  
采風謠禮述儀物春秋紀列國時事皆未有舍事而  
議於無形者也理者事也宰事者理也故事順  
則理得事逆則理失天下皆事也而理徵焉是以經  
史者皆紀事之書也但聖哲之言為經爾故紀事者  
苟非察于性命之奧以盡事物之情者亦難與論于  
作者之門矣是書余得之侍讀徐子容氏得子謂吳  
下世家錄此書珍藏之而恡于傳以故世無刻本云  
余臣關中涇野子呂仲木氏移書求之乃遂請呂子  
校正而付高陵令翟清氏刻布焉

學約古文序

何景明曰余初入關中作學約示諸生已成材者經  
書子史自宜周貫不為程限其未成材者令學官量



資作成以相授習茲越二歲矣予日企望夫諸生之  
有得也狀而進退罕知其序造詣或違其方若爾優  
游終歸汗漫非予之咎哉今復列為程始自十六年  
春按季考省經書每歲一週性理史鑑而下則接年  
續去期三歲而卒其業正誦之餘復讀名家文字數  
篇要其取雖非全編而實覽大義於是究心則古人  
作述之意源流可窺而斯文經緯之情變化俱見矣  
理無形而歲密言有文而行遠由聖賢之訓以至諸  
家之撰皆言也殊途異門積案充棟有不可窮攬者  
然言宜千里里字者心本用類故同原無間故反求  
而為已則一而有獲外馳而為人則多而益蔽此公  
私之辨義利之分君子小人之向也夫子既程其書  
矣諸生其自茲口誦其言心會其理身體其事擇善  
而用中知至以求止庶弗畔於孔門博文約禮之教  
而亦徵於孟氏詳說反約之傳矣苟以資乎口耳而  
棄乎身心繁其枝葉而剝其根本夫豈莫達終亦必  
亡已爾此豈諸生之咎哉正德辛巳正月既望識

武功縣志序

武功康子作志七篇以記載武功之故緒理要會蓋  
繫狀明倫矣至其數事顯義用昭勸鑒有可述焉夫



先王之政紀其山川辨其疆域程其土宜稽其俗尚肆其采物以謹封守而察時變故書叙九丘詩陳列國採風者具其美惡董事者正其得失務在因道財化追俗為制以施于久遠已爾夫天下之勢其所由來亡不有漸苟非蚤見而力救之則其勢莫可回而患成循約而治厚生而安其始未嘗弗一致迨于風尚澆淺而德實靡貞其治不可長也戶口繁增而生利盛薄其安不可久也可以弗慎其漸哉余覽康子之書其地畝則由狹而廣戶口則由寡而衆賦役則利則由饒而減民性則由強而弱風俗則由厚而漓吏治則由良而奸人才則由實而虛文教則由振而委亡弗降本流末睽正趨弊者矣嗟乎豈獨一邑然哉由此可以例諸四方矣

正蒙會稿序

易大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天下事物之變至於不可窮詰固有聖人之所不及知者而其本則未有一而同焉者也苟惟極其辯智以究其所不及知而條貫統宗莫之宰屬則於道也將日支離而學焉者將日以決裂此後世



異端之所由以興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  
說約也予讀張子正蒙知其詳說之功至於西銘乃  
識其反約之旨正蒙書多難解學者讀之或不卒業  
而廢此見近山劉先生會稿明正通達不為回說隱  
語而理無不得者稽之先生履歷治行則平日窮理  
之學不有徵哉此書予欲關中諸生人置一本肄之  
而西安府歷城祝同知壽館陶武同知雷臨清張推  
官鶚共圖刻本行焉斯文由此著矣先生之書雖無  
俟贊說而三府寮所務尚如此蓋不可以弗列故為

函谷子太極圖論引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俯仰近遠參驗而稽合其言廣  
大弗貳故曰易與天地準函谷子發明太極之象撰  
圖著論其思精其辨哲其指一蓋玩易有得而作者  
也罔有繆悠背經之說其所究深矣或曰太極圖說  
儒先之論定矣學者尊尚之函谷子乃置異同其間  
何也余曰聖人之道貴相發不貴襲貴相明不貴同  
苟徒襲其說同其旨而靡有所發明其道終莫達也  
苟發明發矣雖異同其間無害其為尊尚也

親詩引



甥朝良為卷曰思親進曰甥也不幸而二尊人亡也  
亡而無以見甥之有立也是以銜哀而抱思有終天  
之恨焉舅何子曰子何以思也親終而子弗逮養者  
人之常也子盍圖所以思乎夫脩身以成行建事以  
成名行成則不忝名成則不隱不忝謂之體親不隱  
謂之揚親則其思遂矣子盍圖之此乎朝良曰命之  
矣敢不承於是士大夫皆歌詩以道之

### 古樂府敘例

何景明曰予讀左氏古樂府自唐虞三代以來逸詩

予乃檢其辭古訓雅者凡九十三首爾夫三百篇之

外可以誦說者盡在是已不其難乎不其難乎

左氏以音調類詞夫聲音之道予莫之有考也已恐  
悖繆失實書曰歌永言聲依永今姑倫其辭其辭倫  
而音聲亦各自見矣詩釐上中下三卷三卷各釐上  
下取其倫類以相參附言辭高下時代變易作述源  
流咸自著矣

詩有不以時代序者明作者在人不係時代

詩三百皆絃歌後世樂府或立篇題詞多託諷豈無  
此與其隨事直陳悉曰古詩格變異矣予故取其有



篇題者入古樂府若古詩十九首及他選詩別為編  
列  
或曰明良五子之歌何以不入樂府曰夫既已著之  
經世之訓矣

鄉射禮直節序例

古者飲畢而射射之司馬燕之司正也此礼久不行  
而其文具儀礼然儀礼古文難讀雖昌黎韓子且苦  
之今即與諸生言或弗解故復刻此使就此習之而  
後求之儀礼則其文辭緒理可尋也

春備備也今但無以笙以人聲而以鼓磬節之序器之

夫事以明賢故遊而後蒞故賓主必孚司馬以下必  
能其事雖役必當其才德焉序事

夫射之節於樂也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  
采蘋士以采芣采蘋采芣示敬也敬則可以修諸其  
身而施於天下矣樂譜

右射儀予視學漢中至今州集漢陰平利紫陽四學  
師生將行射焉問其禮不知也乃使學官草具其儀  
予稍稍為說其文辭義意略去恢復輯其節理實近  
可行者為之先屬范推官紳肆於東城之圃而予與



呂憲使克中往觀焉憲使曰予在漢中蓋修其器矣  
未究其禮也謂紳曰其悉布茲何景明日語曰禮失  
而求之野古禮亡不可見者何可勝道哉然鄉射之  
禮學校尚或習之予由鄜郿抵鳳漢攷之於學既已  
無聞而有司並其器亡之往往督使旋修舉行之斑  
白之老有相與環堵駭視者矣嗟夫古人揖坐旋辟  
之容與夫修於其鄉而一日不可缺者至使人以為  
曠世聞見之事風俗於古豈不邈哉射儀

夫爵齒德三者通乎天下者也鄉飲尚齒也飲畢而

射儀其德也夫然後可以節之於朝是故古者以射

三射之節其於命辭見乎始射而命曰毋射獲毋獵  
獲知始射而獲也再射而命曰不貫不釋知再射而  
釋也三射而命曰不鼓不釋知三射而鼓也

始射獲而不釋試也懼弗審也再射而釋則審矣三  
射而鼓而禮樂備矣

始射不及賓者不敢復賓也不飲者不釋則不飲也  
耦射先賓不敢齒賓于耦也衆賓不先賓在賓位則  
不敢踰大賓也故非主則不敢與賓耦

勝者張弓不勝者弛弓勝者立不勝者飲夫何言哉



賢不肖喻矣

夫物惟時事惟宜先後不踰詳略有漸其惟射乎是故高而無用美而無當欲速而求成聖人弗為也弓矢敵器也聖人以揖讓用之天下復有可爭者乎夫射也者禁肆制躁履序蹈和一衆心貫萬事者也以此於天下也故治理而生遂子曰君子無所爭又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是故君子之於射也弗爭則其求諸已也弗力

有能備也今但用心也觀諸射之道焉已矣子曰射

夫事以明賢故選而後蒞故賓主必序司馬以下又能其事雖役又當其才德焉序事

夫射之節於樂也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采蘋采芣示敬也敬則可以修諸其身而施於天下矣樂譜

右射儀予視學漢中至金州集漢陰平利紫陽四學師生將行射焉問其禮不知也乃使學官草具其儀予稍為說其文辭義意略去恢復輯其節理實近可行者為之先屬范推官紳肆於東城之圃而予與



呂憲使克中往觀焉憲使曰予在漢中蓋修其器矣  
未究其禮也謂紳曰其悉布茲何景明日語曰禮失  
而求之野古禮亡不可見者何可勝道哉然鄉射之  
禮學校尚或習之予由鄜鄜抵鳳漢攷之於學既已  
無聞而有司並其器亡之往、督使旋修舉行之班  
白之老有相與環堵駭視者矣嗟夫古人揖作旅辟  
之容與夫修於其鄉而一日不可缺者至使人以為  
曠世聞見之事風俗於古豈不邈哉

射儀

夫爵齒德三者通乎天下者也鄉飲尚齒也飲畢而  
射儀射者正已而後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  
其身而已矣射義



序十四篇

送郡守孫公考績詩序

予得告還處野中別業不能應州閭交際趙元澤氏者予所好者也來造予且將諸鄉大夫之命曰吾守孫公將奏功天子天子且將有顯陟也吾州不復得近公駕矣衆咸榮其行而不忍其去我也見之歌詩焉予幸居家不得無辭以為頌首予以寡於文且病固辭元澤曰諸大夫之命也敢固請於子子辭不得命乃言曰夫考績之法次其殿最而為之黜陟者



也天子執之以待天下之吏者也今之例獲考者即為良而多陟之而凡吏茲土者亦率以獲考為良而榮之然以是而知其政信其為良者吾獨於守令焉而他有職者弗可也蓋守令職叢於他官而獲考為難守位雖尊于令而親民與令同令之事又攝焉則守尤所難也守之上有府有司有監察其下則縣也府曰某州有缺事也未可考也守受令惟謹府可矣司曰某州有缺事也未可考也守受令惟謹司可矣請之監察監察曰某州有缺事也未可考也守受令

惟謹則之難銷其可考也縣無跡而後可察於是

觀之吾守之獲考也可不謂之難乎其政之善而為良也可弗信乎今諸大夫出告人曰吾守政則善是為良守也人曰子私予之守也未敢信今諸大夫告人曰吾守之欲考績也府考之曰罔有缺事司可之曰罔有缺事司請於監察監察曰是未有缺事可之又察之縣曰縣之未有缺事守之能事事也則人必曰是豈非政之善而能之也豈非良守而能之也余曷敢不信子之守也夫如是則吾守之賢不待詩歌而知之也而復以去我為不忍者又非也吾守去茲



而有顯陟則其位又有大於守者矣守一州也其惠  
狹陟而大於守焉又豈一州之惠而已也雖然詩歌  
之作無加於吾守而吾士民之懷也不可缺也敢以  
茲言首之詩凡若干篇

贈清溪子序

清溪子嘗遊吾郡題詩山寺中去時予幼也既長予  
遊寺中尚見其詩今年予得告屏處郭西之別業所  
罕有接識吾鄉有趙元澤者長者也故常與語也他  
日偕客來予謂客誰也元澤曰是清溪子也予業已

識者蓋其姓遠而遊居近清溪將所長者之間都歎

三十歲也子亦好遊嘗遊燕趙遊秦楚滇蜀然悉以  
宦故遊也弗肆吾志與子語遊尚勃也吾郡先達  
高鐵溪者嘗仕司馬部遷楚徼又仕江南仕蜀川亦  
好遊者也時謝宦隱於鄉無與語遊者乃數與清溪  
子語懽甚也於是子與鐵溪更相延致月餘日與歌  
吟弄琴至夜分有不忘也夫人之晤合離散有謂偶

然者清溪子始遊吾郡子固稚子而鐵溪方宦遊也

二十年而再至再至而相與甚得豈偶者也清溪子

歸歸而歲一至焉則與吾二人語遊尚有期也時語



清溪子善者皆作詩為別元泮泊馬君卿者尤數往  
來者也詩併附卷卷首題盡皆鐵溪作者也清溪子  
名昂字子高出東陽沈氏鐵溪名鑑字克明元泮名  
惠君卿名錄白坡何景明志

贈蕭文或號古峰序

蕭文或先生與余父兄游者數十載與余游者六七  
年博雅志慤凡世之詰姪侮衆方閔然文或獨漠狀  
不知也余益愛焉語多合意嘗謂曰君其澄之不清  
撓之不濁者乎余第進士猥來見訪至再乃徵余言

晴灑湖號涂如漱戰備時游辭藪翫曰古峰嗚呼鑿

無懷葛天之民慨身世之既遠也及道西華玉井覽  
其峯高寒竦人由是又南望佳廬五老巢入空真氣  
含鴻濛雪落太古乃登羅浮七十二峯於飛雲之上  
別來嘗夢想斯境梯石磴披蒼翠浩歌烟霞深處與  
華胥氏往來不知有人間也則文或之古峯亦此類  
也耶狀文或世族西江漢唐聲華今益顯家地之古  
矣標支野廡貌之古矣太羹玄酒文之古矣余所謂

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心之古狀則文或之古峯將  
凌太虛入廣漠而求之無何有之鄉奚侯吾言



贈左先生序

左君以大理寺副擢山西按察司僉事時師君亦以刑部員外郎擢江西按察司僉事二君者同鄉也其擢也鄉人及其同官者咸寵之或曰二君之用也以法家也語曰處山善樵處河善漁二君之於法也左君善平師君善鞠或曰匪獨二君者狀也今之用官也皆然也今天下二司布政則以錢穀之吏為之而按察則選於習文之家何景明曰不狀也在選才爾若論其家何官也苟執事之不察吾懼其責名而亡

遺物器新舊謂也舟也器也車之餘在櫓櫓櫓也

曷一非木也故木良可以為舟車矣夫器完而神注則立周而用精故耳之職曰聽善聽為聰目之職曰視善視為明狀聰明者匪耳目也皆神之為也故君子全其神而用之可以通天下之事矣夫左君善平師君善鞠是一君之職也廣之其才曷往弗善也二君履夷歷難備嘗通塞是天之多其才也出為臬為藩入為臺為省為將為相咸由此矣

贈趙君士器序

余官於京十五年其閱鄉之仕郡縣者數十人或起



或沮或全或壞始也不知其著而其微居可知矣諺  
曰地知稼小知大夫基事者莫如志鼓動者莫如氣  
風也盪於天雷也奮於地山石至固也松柏干之而  
出氣則使狀也孰能過之哉大抵吏之沮而壞者咸  
不知職而顧於官不憚已而忌於人不知職不憚已  
則慮不一而志渙顧官而忌人則多畏而氣不伸故  
內有得失利害以變其心外有威福毀譽以折其勢  
勢折於外而心變於內則業不精而行罔功惟知職  
而憚已則職為重官為輕已為內人為外是故務約  
而職嚴事或如君事者列於古也或如君事者列於今也

其職以崇位以民冒害而覆其身夫志氣者不可以  
無輔也是故必才以濟之識以明之德以經之義以  
紀之故剛不暴而勇不亂四者志氣之輔也趙君士  
器通判保定府有治績治上考功部績第一士器弘  
治辛酉舉河南省其同年選而為郡縣者十數人或  
沮或敗士器官獨成且起矣士器之治也剛而易勇  
而能遜辨達而不避其所由於志氣者遠大矣

贈許汝登序

許汝登先生為進士初令樂陵大盜之起也山東吏



不守將威於闔或奔樂陵完令有禽伐大盜遠之功  
名勃如也乃陟樂陵令為兵備僉事兵備三年起考  
功部奏上考予嘗問兵備何以能禽守也曰有技乎  
曰弗能彎弓曰有力乎曰弗能躍馬予嘆曰是知兵  
計矣是以能禽守也兵備復任鄉之士大夫曰兵備  
奏上考甚寵請予之言加兵備也景明聞之負有為  
之具者篤不求之志夫能求之士匪能為者矣語  
曰富賈坐室貧賈遊市夫玉必生於無人之山珠必  
產於九仞之淵狀而為重器而至國中者非珠玉之能

砥自具其由會遠觀女勿嫌其下相然之助四藝著

曰才行著曰德勞著曰功報著曰名是故守用所以  
為急也蓄得所以為重也慎伐所以為嘉也保譽所  
以為望也夫任使爵位所以加於才德功名者也求  
而得不求而失勢之所必有也是故利害形而心移  
夫才勝使德勝任功勝爵名勝位必不求者也賤也  
而人貴之辱也而人榮之使勝才任勝德爵勝功位  
勝名必求之者也貴也而人賤之榮也而人辱之夫  
不耻干而羞役者衆人宜之才德功名之士可以需  
人之求而非可以求人者也兵備天下才德功名之



士也予弗患夫求之者之不至也

贈南雄判俞君序

俞君公濟判廣東南雄府陳大理曰君起於貢為佐  
郡久負而深蘊厥施必大請余言贈焉余嘗聞劉大  
司馬之為廣東伯也順德令吳猷臣伯常引與坐論  
謫吏鄒汝愚伯上客之伯也善下：矣而令也謫吏  
也安其禮有與任之有見列之夫先王之時懼天下  
之塞情而隱賢恒徹其所殺限者故崇高則略之富  
貴則損之使人人抒其意而盡其才是故先王之時

或下徵升庸而超俊或格是故穀日張而勢日懸公

卿廢礼士之文牧守靡察民之實是以官屈而吏以  
調困以此一下上而通天下是以難也夫受揖則立  
受跪則坐吏之自處也重其身以求而求勿浚也修  
其事以見而見勿皎也執已卑來陵也居太柔取藉  
也是故必高其節而遜出直其志而平施古者學之  
有術守之有力行之有方皆先守乎已者也夫定取  
舍也以制得失定好惡也以制毀譽定是非也以制  
從違定行止也以制進退是故上交不諂而下交不



瀆故名也者弗能榮辱而資也者弗能崇卑也傳曰  
君子非其人下交故不知其人考其師友焉俞君師  
章司成而友大理其所從有淵源矣

贈胡君宗器序

余黨士胡君宗器性爽而敦勤而濶度詳謹而無隱  
情辛酉舉於鄉今年選保定府通判不治府主理邊  
之芻糧次於懷來七倉屬焉國家之儲北邊是重  
故以部司專紀而五判分受其約無督之者有守有  
撫有按有監司給納之者有权門有貴家有戚里有

有石文有委獄有受訟判也亦難矣臨者取者伺者

干者赴而白者來之皆：畏之惴：沾然緣然錯：  
狀若風雨之至也雲霧之交也予戟之衝也机括之  
發也若川變而疇布也於是乎無備無宰無識無籌  
無政莫之應而立也夫衆令而汎從則遺衆勢而流  
悅則妄衆蓋而闇受則罔衆數而煩覆則眩衆辭而  
滯理則叢是故共者承衆令也剛者折衆勢也察者  
徹衆蓋也約者舉衆數也通者肆衆辭也夫致慮而  
備全者患之防也任而弗却視者事之隙也夫爪繁



必摘鵠張必射舉火者寇道測井者投石道河求通也疾掘則壅故共而曲意則極之者至矣剛而樹標則摧之者至矣察而示明則掩之者至矣約而疏中則實之者至矣通而速成則塞之者至矣夫水之源潔也可以浮衆舟而不沉可以滅炎燎可以鑑可以一分可以決重隄之障而轉千仞之石故蒞官之要則莫要廉以脩其身也廉

以修其身則心靜則氣直則視燭則計精則才達

### 贈向先生序

夷陵向子粹行敦質好學而秉禮河南何子珣其人

曰力谷力之君子也何子曰誠君子盧邪亦純謂可也禮

也者理之敘也其道也卑非知崇則莫達夫物鉅曠

者弗以細扁遺淺求而浚通明罔以幽隔故曰優

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五帝三王踐其理而示其

事仲尼識其事而示其理事實而易理虛而有形者

方也神者無不在也形神弗二故微著一故曰君子

之道造端乎夫婦故曰禮始諸飲食夫君子之為人

上也使其吏程而民矩也貴承也而弗以屈節承也

貴親也而弗以回德親也直內而順於外敬立而行

其恭夫然後上下則也故曰君子揖私朝輝如也登



車則有光矣君子之治也設其綱紀而有其目與民  
守之誥朝在門夕於野功不可以躡取也分不可以  
踰得也故曰嘗遠食必順近食夫賤市者為售也故  
君子下也而人高之非求高而下也虛也而人實之  
非求實而虛也有功也而人德之非以功求德也是  
故君子之修也盡諸躬而已設地而懸望焉君子耻  
之故曰徒坐不盡席尺夫才盛者亢其志名高者危  
其身享厚者盈其量是故君子才也思抑名也思藏  
享也思約故曰君子之受爵也一爵而洒然二爵而

齊言新禮之故爵而袖袖以親祭肅之儀也四禮

時之道具而安其序故歲弗變而日新是故慮善惟  
動也動惟其時也美而無當弗足美也故曰土磬必  
擊大琴必張嘉肴必食夫幾者時之會事之發也制  
其幾發其事會其時則莫若斷孟賁之力罷於累試  
由基之巧廢於百發弗斷其幾也故曰日中乃暴操  
刀則割是故禮也者通於晝夜貫於天地格於人鬼  
者也是以君子貴履禮也向子於是再拜曰敢不承  
子之言何子復拜曰子之命也敢不告



靜之先生學於鄉貢於國卒業於監歷事於臺乃銓  
於選部而歸省以需政焉歸之日友人集送之嘆曰  
嗟乎予今也始見天下事矣昔之人曰不出戶知天  
下此為說也已使余於鄉也弗於國於監也弗於臺  
則於天下也何以見之哉今也予始見天下事矣向  
之言不可行者未必不可也其可行者未必可也情  
有所難徑而勢有所難格意有所難通而理有所難  
會耳與目異也身與心方也故曰民與士不同論匹  
夫諸侯不相謀此誠然也何予聞之曰靜之其有得

巨細有常而變有變有巨  
細有常而變有變有巨  
細有常而變有變有巨

故鑿一戶者昧四方之遠專一節者失三時之利帆  
海者不知山駕陸者不知水飲冰而寒者不知嚮火  
之焦天下之事其藏也一其見也不一其趨也一其  
散也不一其見也散也不一也故君子多其見聞焉  
廣其思慮焉悉其履蹈焉其藏也趨也一也故君子  
約其見聞焉精其思慮焉矩其蹈履焉理貞也事情  
也貞者正其體情者幾於動也體非正不立幾非動  
不行是故學而不業者尚本也貢而歷事者達用也

教以成士政以資官厚其身而周其知夫然後可以



見天下而無行不之矣靜之其有得乎

### 送孫處州序

郡守孫先生懋仁以吏部例舉為處州府同知其視  
郡凡有三年也申人宜之而難其去我相與送之上  
其長老薦紳又言是遷迺郡吏者恒格不超歷有赫  
非所以尊異良吏勞動勸善也咸噫惜不能夷其意  
景明奉爵進曰維斯遷也迺吾所為先生慶者諸長  
老薦紳顧弗覩也自吾長凡吾郡之守更者幾矣不  
三考不得輒徙因仍玩久與民吏耳目相厭刺刺不  
能其繁逮其徙去固已奄然卷矣先生在郡始為三  
歲訖始為一考其政軌民尚有不盡究習猶鼓作莫

敢緩悅而志氣展布方堂堂向殷富即起而置之鉅  
地登之州邑之上視他昔守者不可以謂無尊異也  
然先生偉男子也吾嘗見為吏者矣慎者多畏不能  
有所震烈寬者多留不能有所辨達是曷用寬慎也  
先生處吾郡與武衛肩立彬比勢抗干沮衝折而卒  
能行其威事之瑣絮旁羅不為曲慮不為周防以才  
任之而莫為所變亂以失其措執是以行亦無少遇  
挫衄以至於今徙官噫是則偉男子也偉男子被是  
遷故長老薦紳憶惜弗以為尊異也然吾聞適千里



者百里一息適萬里者千里一息不亟進則所至者  
遠也鵬之將圖南也必直上九萬里則風在下而南  
圖易矣府之同知視州之守位則為高事則為簡高  
則足以尊其身簡則足以節其力先生遠造斯乃有  
地也於是長老薦紳曰如子之口可以慰矣送行當  
有言其緝是語書之

送蕭文或分別臨川序

制士貢入者願祿仕則以學職請禮部彙試而去取  
之迺復試於天官去取加詳焉然後進之 大廷

試訖都臨試之六七焉獲名於天官試者十之四五焉

獲名於 廷試者十之二三焉予鄉蕭君文或願就

茲請歷三試俱獲名優列於是領臨川訓導抵行鄉

之好於君者咸致儀為慶張祖為餞徵予以言贈予

於君又厚雖不徵予言固將有所告焉夫君之是請

古所謂辭尊居卑者也然師儒之義大矣非關析之

司可同也故試之屢而選之重且難如此獨悲今之

任是者不知所以盡職舉其重且難者而自輕忽之

甚者所鼓坐堂上呼喚生揖弗來者弗詰也夕鼓反

室與諸生飲酒虞然弗忌也諸生腆物來者禮之弗



來者怒之業之惰勤弗察也監司視學者至入其室  
寥然不聞絃誦閱其士驚狀揖讓不就列考其程課  
漫不即叙誅其弛職則自謂曰吾官卑吾齒邁苟升  
斗私吾妻孥爾安所為哉否則又曰吾盡職士弗率  
教也咸若時天下之學職廢矣夫教人者視其所自  
教古之所謂師儒曰以賢得民也曰以道得民也古  
之所謂教曰考其行也問其業也是故古之人賢著  
矣迺考行道立矣迺問業行則進其良糾其有弗良  
者已矣業則簡其修董其有弗脩者已矣故自教者  
一曰賢曰道教人者二曰行曰業賢曰著道曰立行  
曰良業曰脩盡是四者其教明矣君夙有聞於鄉博  
學明儀其量淵然其行敦狀其堪是任無疑也且其  
業於庠也久歷於師也衆凡所以自教及所以教人  
者固習見而熟聞者矣後有禰教明於臨川者必君  
之功也

壽閻定峯兵憲序

定峯先生以十月十七日為初度之辰諸生既請予  
詩壽之復各為詩以送遂成卷焉諸生又請曰必序  
其詩而卷斯成矣何子曰諸生何以壽先生也王錫  
進曰吾聞之壽祈諸天者不若徵之人也夫人之可



徵者莫若功與德與言已耳今先生西寇之平是有  
軍旅之功也書院之建是有惠士之德也而文詞誨  
訓是有彛言也徵之人以爲壽者曷以易茲也是則  
先生之壽者乎何子曰然夫功則利博也德則被深  
也言而文則行遠也夫博則天厚之矣深則天大之  
矣遠則天久之矣故謂之壽諸子曰子之言廣錫意  
矣可以壽先生矣可以序壽先生之詩矣

贈李仲良耆老序

凡郡縣鄉有老設之爲一鄉所平者也皆以長厚有  
識達者爲之其任在於責料屏事敷簿和爭道訓謹  
率而已今歲弗熟自汝以南數百里草盡死中民以  
下爲食所窘起而竊掠昔之宿寇鉅盜相與乘發助  
匿熾弗可已民大動擾於是藩司下令州縣鄉各置  
一老使任捕誥雖非典例亦便宜所可舉者也時予  
鄉以李仲良舉是役其厚仲良者吳抑之民彭寬夫  
氏爲仲良見予曰仲良舉是役吾鄉所賴以弗擾者  
衆皆爲賀而願子有以告之也予聞仲良之鄉矯々  
弗且爲惴歛能與人任事鄉人素所豪傑者也其爲  
是役吾弗患仲良弗能也慮仲良弗慎耳攘盜本以  
安輯良者也苟弗慎則弗能不安有逮也有安逮是



猶治濫而加之水救燎而附以薪其為害倍矣鷹隼  
韜而養之利其能搏野鳥也苟搏於家使雞犬弗得  
寧則必去之寧失野鳥弗及雞犬也是故仲良弗可  
以弗慎焉能慎則能弭害能弭害則天必賞以福是  
故仲良不可以不慎焉於是抑之寬夫曰斯言固仲  
良之所明者也書之俾仲良弗忘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碑文墓誌共十八篇

張公去思碑



吾州守張公以彰德府推官蒞吾州遷南京戶部員外郎適弘治甲子為吾州凡七年既去州之大夫士越考翼馳狀于京謂余曰公政吾州德我民我民德之子州人且公所舉其知公為我民文其實碑之余聞公初第丁未進士來推彰德彰德達上下州之之京師者必之焉公所以為彰德州人固已識之往來間迨遷守吾州州之人咸慶曰此其推彰德者也始



抵任鳴鼓據公座列郡吏胥隸其下兩翼誥土之情  
之俗皆莫對且欲徐伺其所為公頃屈指曰某也富  
某也窮曰某良曰某曲且偽曰某里某地閣狹瘠饒  
高卑如何嫁喪貨農及所尚敦薄如何悉中左右顧  
且汗莫知所出神之臨民溫然有餘度人多易近有  
訟者不欲速成獄久能自解不問其成案惟詳惟明  
故境內訟不他求伸民或中其惡不即以色姑徐治  
之大要務與民休息不輕震動繫擿初人以為常不  
甚快然卒以相安殊無多事陰受其益民知為生桑  
柳皆林羊牛雞狗豬靡不腓以孳故賦多先期納者  
二役未嘗僕：舉其不獲已者時孔子廟久不葺棟  
桷缺丹白黝以陟公完之廡置像舊無者州東山曰  
義陽昔申伯地世沒于衛官公於御史泌水李公曰  
之遂築書院于山之陽路橋陂池倉府署郵城隍郡  
治祠入祀典者每一新民不曰費暇引學官諸生講  
學考業狀亦不數：諸生益習不怠州往年科無兩  
舉十人者兩學而十人惟公之力處人上下各有禮  
故無怨至于小夫亦多感焉由此觀之公之政古謂  
平易者也所居雖不大異其去能使人有餘思原公  
以明經取第復以經術潤飾吏事且熟文法加之平



易所以克令厥後凡刻削抉剔炫矜能偽自增顯者視公不足取焉公名拱字朝儀蜀之內江人履歷不盡紀其大者耳示不忘也而州人忠厚之道存焉以是堅不可讓為之辭曰  
天子勅收光播厥脩輔植敦朴顛躓蠶蟲民庸是優持威倚法刻志爬撻良者不闡益佑其偷惟民之羞公邁厥迹匪剛以柔令終如始民罔遠尤南山之石  
蒼：寒秋世公之休

王母何氏墓碑

王氏母姓可人羅山人可原女也為王翁白金妻王翁父曰王紀為耒陽縣丞良慎無易行耒陽公為其子求配乃得何氏也何氏嘗從王翁侍耒陽公遊宦其奉舅姑君子無下有善道也性溫靜不見厲容僕婢未嘗有被叱訶者生子四人長昇娶張氏次萬娶夏氏又次萬娶孫氏又次威娶張氏女五人長適許伯原次呂祿次子兄舉人何景暘次王鳳翔次劉森凡為孫男女二十一人外孫男女八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壽七十六何子曰王氏母當王翁舉鄉耆時嘗入城予時少也嘗見焉其鄉人族氏卑幼者來見王氏母未嘗不與飲食也然必躬持與之又躬



視之惟恐其不飲食之也其慈愛人如此宜其子孫  
衆多且獲壽也王氏母卒之日其鄉人族氏無不哭  
者予兄以王翁命求碑樹于墓予故得略叙其實且  
為哀辭曰嗚呼乞哉坤之德厚而康兮用蕃其後裕  
且長兮曷其不淹遂返厥常兮朝日慘惻颶風厲兮  
閨堂閨寡發惟蓋兮脩塗安蛇起素驥兮悠三天遠  
鸞皇逝兮惟月有良兮肆辰又吉駕彼栢輻兮載此  
杉擲前建文旌兮迺造玄室玄室造兮寧厥域有石  
穹兮纘爾德乞哉萬嗣昭女則

明故大中大夫資治少尹福建都轉運鹽使  
司運使李公墓誌銘

正德十年三月三日致仕大中大夫資治少尹運使  
李公卒子汝佐以使于京赴其及人何景明景明哭  
于庭讀汝佐書曰先公嘗言求子生誌今死也已矣  
惟子圖之嗚呼予忍誌銘公邪雖朕公知我于孺子  
知公宜莫能若我者予忍弗誌銘公邪志曰公諱紀  
字朝振潞州人也中成化乙酉山西省試授故城知  
縣遷錦衣衛經歷臨洮府知府景遷至福建運使曾  
大父本大父日初皆長者不仕父貴贈錦衣衛經歷  
母宋氏贈孺人公魁岸甚莊望之若神健辯說毅如



鼓鐘人咸尊憚敬聽之少好讀書苦刻父母慮而禁之莫從也自言曰苟弗欲事往古天下焉已矣苟欲事焉弗讀書無能為也又善無遺忘一目過者老尚能口誦也以故稽古言當世皆秩有理叙可施弗直為虛談已也始至故城縣俗昏議財多財為礼少財為耻貧家男女或壯老無以匹也公至盡召諸里耆曰夫昏也爾賣爾女邪俾爾女有家邪即賣女有大賈無用議二姓礼若俾女有家而俾多出財貧空女何以能家也即人家終窘無財爾能俾爾女終無家耶自今昏有議財者有法弗貸于是縣中貧而匹者十人縣故有官地占于豪官莫能奪公按文責地豪畏即出之還官乃歲以地出給貧民緩其征是時河間郡縣景福故城縣治乃擢故城令為錦衣衛經歷六年擢臨洮府知府臨洮雜番夷桀難治公曰不操法示毒人無以遠惡也乃治其豪侮法慢令者治益尚嚴明吏民人人無不惴慄無敢冒文者其後人乃得自緩不至蹈害郡則大治守日與寮案張宴會坐花行酒吹笙竽時與衛官擁旌旄伐金鼓出城行射較獵然人亦喜觀曰大守甚樂孔武弗擾也洮水將壞城洶不可渡守登城指某山石可堤



某山木可梁乃築石堤水：去城三里伐木為八舟  
梁之在郡剛方自持不能恭事上官上官多畏害之  
都御史有親故過府敗綿葛求守令于民為倍利焉  
守曰此何以令民也吾為民守終不能為都御史親  
故販而重利漁民將執之其人惧而道譖于都御史  
都御史彈守降為長蘆運司同知或勸公曰運司財  
利府也人無有望身名陟者公又貧獨不計子女邪  
公弗聽益峻自潔嘗赴京諸大商賈人張具於路遮  
馬留食公策馬超過之叱曰吾食汝邪于是御史嘉

之上其名曰居可貧弗巧者今見有李司和爾公嘗  
曰寧死不折豈貧不貪觀此公之言施矣朕公為舉

人時已能却金不為人干請蓋其方廉志性不移如  
此由長蘆擢福建運使一年乞致仕歸曰吾何以弗  
已耶世之見用者予知之矣不富勢率通滑爾方者  
貶廉者塞吾無用矣吾何以弗已邪別號默菴晚又  
號漳東主人歸而築室讀書扁曰怡老雲窩好吟咏  
著有默菴集既疾會其親族子弟曰吾年止今吟  
平生儉人以為嗇吾無人以為有夫誰知予者遂出  
篋笥開使共視之惟圖書衣幘而已公生正統辛酉  
七月二十三日壽七十有五配原氏封孺人先卒繼



毛氏亦先卒繼趙氏男子五人長汝佐郡學生次汝  
佑儀賓次汝仕汝价汝儒女子一人菊姬皆毛氏出  
孫男子一時可孫女四十以是年四月四日葬南石  
曹之原初景明從先君為驛丞時公使與汝佐同學  
朝夕惠教即父師矣嘗謂毛夫人曰汝視景明母可  
以異汝佐朕毛夫人視景明不啻不異汝佐也及先  
君致仕負甚公饋之車馬其歸也集衛官送之郊亭  
揚爵酌先君曰吾老友酌景明曰吾小友夫子侍公  
三年也凡公所鑒識望勵予者皆德義風慕無窮之

事豈有世谷膏粱之見者哉其所自負與又甚宏遠  
深厚予以為有將相器業而卒鬱抑不完其用何哉

豈古所謂賢人困厄庶士無名者邪予識公之言行  
甚眾不悉誌其大章者銘曰嗟棟梁直木眾  
莽王瓚玄珪不遇大亨委珮長裾嗟泥塗厥施未  
光積則有餘有餘之積其施厥嗣乎

### 徐太母潘氏墓誌銘

徐太母潘氏卒其元孫漢當承制以刑部郎中張君  
狀來求銘按狀潘氏處士潘宗女徐公傑配也徐公  
先配李氏李氏生士方士方生漢繼配潘氏生士正  
士正生淮及潭潘年四十而喪徐公遺有貲鉅萬盡



以任士方士正二子二子乃商吳越間遂益饒厚其  
家二子又喪矣乃復以哉任淮而使漢潭讀書為學  
生淮亦累貳鉅萬為大居第京里漢潭皆能學問也  
居家甚勤儉無襲衣無食然施族仁下不有所害初  
潘適徐氏士方弱也思之逾於士正士正卒其二子  
淮潭弱也母謂士方曰爾子爾弟之子士方子二子  
也逾其子漢夫潘氏有大功德于徐氏三世其不謂  
之賢母婦哉生正統乙丑七月十六日卒正德乙亥  
九月四日享年七十一女一適梅鐘錦衣百戶孫女  
三曾孫男二莫卜以是年十月二日葬城南七里鋪  
祖塋與其先大父太母並藏焉銘曰嗟：一婦未亡  
三世以享徐氏之廟百祀爾享

### 樊懋昭墓誌銘

樊懋昭諱亮信陽在城鄉人五世祖林洪武初自徐  
州從軍徐丞相麾下 文皇時隨征克大寧歷鄭村  
埧白溝河攻圍濟南又歷夾河小河大戰有功陞正  
千戶死于陣其家因徙南京林傳玉：傳清：扈從  
幸北京遂又家於北京正統初以林功大死事故陞  
清為金吾右衛指揮同知錫之誥清傳子愷戰西直  
門死詔陞其後為都指揮同知給恤其家子恕在襁



祿大弗嗣而懋昭父剛當嗣剛時在南京性戇赴廕  
未就而歸乃從其外翁家信陽樊氏由此失其官剛  
生二男子長曰明次即懋昭父母愛長子不甚愛懋  
昭朝夕笞詈懋昭曰父母非愛兄不愛我也為兄貧  
爾愈親愛無怨懋昭少好賈：下欺人買綿于湖廣  
李氏至館閱數有美乃密如李氏問綿數李不知也  
懋昭即還其美遊鄭陽家人來言河濫溺人即惶問  
父母人曰無害即大喜忘問其餘館人旁聞之太息  
曰此人孝子也知有父母已矣懋昭行賈二十年饒

賈嘗買上尺券與益三金牛家恐其扣而凡也及酉  
跪曰昨者閱直實益三金吾貧可遺其一還其二懋

昭笑曰吾知爾貧故溢與爾甯兵備至信陽先問首  
惡誅死次問首善以為鄉長鄉亦強懋昭懋昭不欲  
為然莫能脫為鄉長民富者持千錢貧者持百錢密  
遺之求免役懋昭怒罵棄之地已乃竟役富者而貧  
者緩焉官有取嘗爭之數日必抑其半弗得則拂衣  
起直出不顧官亦知其直不重讓也然竟快：弗平  
致疾不起矣生天順己卯十二月十二日卒正德癸

酉十二月二十一日年五十五歲配計氏生子曰鵬  
為郡學生好讀書慕古昔從予學甚解懋昭為人篤



塞不識字然善算絲毫不爽又能記不忘先人梅溪  
公嘗言懋昭父母始來信陽艱窘其兄好酒不事生  
懋昭弱也即粥菜行市供其親長即賈：遂矣即農  
乃今教其子儒矣豈可不謂自立善變化者哉傳言  
公侯之後必復其始樊氏之失官越三世而始儒鵬  
曰亡父積善不能大壽而子孫孤弱非先生誌銘箴  
沒朽矣嗟乎遠大懋昭者在鵬也夫銘曰孰達弗以  
厄孰起弗以仆爾反爾棄本旋復爾族

### 明處士錢公墓誌銘

新亭鄉祖瑩祿奉樞將行乃以公友人鄭君洪狀來  
乞銘予與祿同供事 制勅不得辭按狀公諱進字

景升姓錢氏別號菊菴上世蘇州府吳縣人洪武初  
徙南京著籍上元縣祖永扈從 文皇帝北上授工  
部營繕所：正遂著籍大興縣父玉母唐氏有子五  
人而公長公少机敏恂慎身若弗勝衣好讀書日誦  
數千言攻書法始授學吳太常既乃精思摹索晉唐  
諸名帖嘗曰法者迹也巧者所以神妙也吾將心致  
其巧終不至泥古法迹故其書成一家而士大夫珍  
之天順間有薦之朝者不報公乃嘆曰吾讀書思進



取行志令人以一藝薦而又不獲達此殆天也吾何  
願焉乃深自劇晦終身不仕矣家貧力貿易事其父  
母父母所欲有為極辦之無不稱指意友愛其弟達  
達舉進士為青州府推官早卒公為經營其室家無  
弗周至公性好施與宗族不能舉火者皆待于公冬  
月見無衣者輒衣之嘗自合秘方膏藥以施病者出  
城見枯骨殺野心愴為購地瘞之 今上上 兩宮  
徽號推恩耆老公以年八十 詔給賜冠帶米肉絹  
綿公度量夷坦無崖岸與閭中高年結壽會歆酒盡

家嘗訓子孫曰吾見古人以艱苦立門戶而子孫成

以參縱蕩之嗟乎嗟乎汝等戒哉又自言曰行德者  
身安之為善者心樂之今行一德為一善而務章取  
復是賈販事爾夫古人恒陰施于冥冥人不知而已  
無所求故謂之安樂公生於宣德二年庚戌正月初  
九日卒正德十一年丙子五月 日享年八十有七  
歲配崔孺人有內政先公十七年卒子三人長慶前  
習字中書侍 仁智殿次壽翰粟授散官次即祿女  
一適陳綱孫男三人曰登譚字官曰泰曰承澤孫女  
三人俱幼鄭君曰錢公可謂善不近名而德不求福



狀名與福錢公有之矣予始知天下有不必求而莫能舍者也銘曰施之冥：獲于昭：匪爾之求實由爾招祖丘南鄉爾于逍遙

劉孺人廉氏墓誌銘

孺人廉氏洛川劉判潤之配也。以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卒。距其生正統十二年十月十一日。享年六十九歲。有子三人。珙、珩、琦。有女四人。適二靳氏、薛氏。王氏。又有孫男子五人。孫女子八人。琦為行人于京師。將赴喪。深感。抵狀拜。子曰：母亡不孝。幾以見矣。生

浩。劉公同里人也。內治嚴潔。孺人為少女。又慧絕。持

女訓。故廉公甚愛之。年十九往適。劉公性方畏而孺人溫惠。左右相如。賓敬至白首。室無逆言。劉公初業太學。母太夫人在家。老而諸子皆弱。又歲大饑。孺人乃盡脫珥簪衣服。易粟周旋。窘竭使太夫人不失其旨。而家人咸無飢色。太夫人病歲餘。孺人日夜奉起。居嘗藥。太夫人乃撫手嘆曰：我孝婦。我孝婦。劉公仕。凡三徙京衛。經歷而孺人有錫矣。至劉公徙判易州。孺人勸之曰：仕宦老當思還鄉土。爾久在外。非止計也。劉公乃即解官歸。無幾。何而孺人卒。孺人義訓。



其子琦幼嬉孺人誠曰汝兄學不成而汝復優游老  
婦何望也琦遂厲學舉進士嗟乎孺人于劉氏者可  
謂大賢婦母矣乃銘曰孰曰家興靡顛有室孰曰夫  
貞靡先女吉瞻彼洛野其域有馬樹其墳櫛以材大  
厦

王孺人墓誌銘

志曰地道豈不厚哉高山之下必有重淵孺人者武  
昌通判馬公瑀之配御史錄母也父王公獻世為信  
陽衛人孺人溫厚淑則性至孝幼亡其母哭之累日  
其食箴婦未嘗弗旨馬公緝學取仕孺人實佐之訓

諸子必經于彘而無間其慈里人咸稱孺人大賢云  
始王氏諸昆弟富豪里中君有樓臺出入騎馬衣文  
綺甚耀也王公則好書詩工于賦詠行彘敦貞而常  
慷慨論事甚愛孺人慧教之書故孺人通孝經論語  
大義孺人之來嬪也昆弟為治裝使人張牀幕導之  
鼓樂如俗儀王公大笑曰此何以為也且裝者克女  
室家陳爾非為衢觀也乃屏鼓樂盡弛其張具載之  
于車使人推挽之造壻門以故崇儉貶飾孺人式焉  
孺人生天順乙亥六月四日正德丙子七月六日卒



享年六十二子三人長御史次錦次鍊皆郡學生女  
三人長適劉賜次適學生吳尚質次適學生辛吳御  
史使于外聞孺人喪乃復使于京將奔葬于城北七  
里岡祖塋泣告余曰子吾母里人聞吾母矣幸志銘  
之余枚涕曰嗟乎昔先君子之在里也有詩友會而  
王公宗之蓋時之道王公之風焉余之聞孺人也有  
本哉有卒哉銘曰北城之域岡蜿蜒上有白日下黃  
泉刻銘于石昭後先

明故夔州府知府鐵溪先生高公墓志銘

梁之夕也夢一星搖動墮地其光上發厥明有報公  
疾甚者及余至公益亡一日矣公遺令其子遷曰必  
何子銘我而可遷思而泣曰可是惟爾子之志於是  
遷乃狀公事實來求余銘按公上世山東人始祖濟  
南萬戶萬戶生成徙居河南太康縣成生智官建文  
時為副千戶永樂間謫戍信陽遂世居信陽矣智有  
孫曰瓊景泰庚午舉人為祁州司訓司詞有男子二  
人長鐸次即公司訓卒于官公纔二歲母李氏携之  
歸年十一時與群兒戲釣于學官池水上曰我釣鰲  
亦如此爾指揮劉宗異之舉于提學陳公選收儒學



弟子員中成化甲午鄉試戊戌舉進士授武選主事  
崇王請置守備汝寧馬大司馬以信陽已置守備  
而汝寧重置難之集司屬議公進曰是不難移信陽  
守備置汝寧俾無視信陽則事揖而官可不重置大  
司馬喜曰主事議便於是常引與計事祿之曰我益  
及也公仕宦既聞時有所憤切乃言事忤內貴人內  
注其名屏上卒以他事逮之調鎮遠府通判在鎮遠  
為錢都御史所重詔以邊務洞夷有相仇者使通判  
輯之不服通判乃夜徙居他山空設其供帳故所遲

胡而神之盡服弘治改元移山東青州府明年遷鎮

江府同知同知嘗委事江南諸郡著績自鎮江遷夔  
州府知府知府一年致仕歸與鄉人游讌觴詠自娛  
十八年今 天子御極 詔進大中大夫初人屬公  
以公輔之幹公亦自負旁睨一世無所下以是人又  
怒之使不得究其用故公之歸也益肆形世外嘗曰  
仕宦之途我固諳之矣人生苟快意何必至鄉相哉  
公體貌修偉而精神杳朗見者傾悅又善談辯時出  
談諠曉音律能自度曲無善書畫皆竒健自成一家  
公既綜博衆藝而尤長于詩：語豪宕自喜篇章流



播時人珍之在鎮江往賓日本使臣使以詩上公和  
答章立就使臣俛首嘆服曰此中國詩人也性儻蕩  
好交游樂于與進門下之客率多名士其在鄉益劇  
岍示坦後進無長少無不與之者而好學耽詩至老  
不倦焉公生景泰壬申五月二日卒正德戊寅八月  
十有四日享年六十七歲配吳氏封安人有子八人  
長遷次選次遠俱郡學生次道次邁次邁次造次迅  
女子三人孫男子七人孫女子七人公之將卒也召  
八子前曰我有好子徐又曰汝亦有好父遂瞑遷治  
於雖代有顯仕而文物之開寔自公作辭翰風流為  
鄉人宗即使公徒致位卿相何足以易此哉何足以  
易此哉銘曰淮山二精降神合符是生偉人大郡大  
夫佩劍冠玉容雅甚都驟驥修陸大車廣衢既騁既  
載弭轡懸輿弗究厥至命也匪吾有八男子接躅登  
塗列銘公藏萬祀是圖

馮宗武墓志誌

君名洸字宗武予郡方伯馮公鎬之子也少而敏朗  
方伯公竒愛之挈以從宦授詩命業進士未弱冠即  
能進士文方伯公嘗數使揖客使客立試之其文無



下榻客意者宗武既自有材質復獲隨侍多購典籍  
與觀名獻能自勉嗜降問無有屈難以故學益有蓄  
為郡學生厲志超遠不欲委瑣循格在群游中嘗稍  
自露翹：靡所下同輩亦先之謂弗逮也戊辰歲方  
伯公以憂割居鄉里其秋宗武忽疾作疾五日竟以  
不起臨絕呼方伯公曰父視汝婦若孫言畢瞑矣於  
戲惜哉初予免官歸自都下宗武來視予坐語彌日  
既予謁方伯公公飲予遣宗武出揖坐之席側視其  
色不黝其言琅：有音也而不數日以死何哉始人

然弗謂六七也又聞宗武鄰居者吳英合室病疫貧不

能具食藥宗武以百錢泊米往醫濟之後英及其妻  
病死復為買棺以瘞歲凶族人欲轉徙者宗武止  
之曰人有貸予錢者俟取之以需汝矣毋出也竟以  
死不克終其意狀觀於二事豈當夭者哉宗武生成  
化己亥十月五日卒正德戊辰八月一日其生纔三  
十也娶馬氏生子格始十歲為有後矣以己巳二月  
二十二日歸于城東土家河之原方伯公乃泣涕遣  
宗武弟沂携其子來乞銘曰兒死矣弗及矣願子使  
其後有祿述不蔑斯亦足矣乃銘曰爾生既促孰俾



才覺既才既覺孰俾大伐城東之丘藏焉永括我志  
爾穴爾後弗沒

明威將軍指揮僉事余君墓志銘

君諱文淵字子澄姓余氏余氏之先溯江奉化人也  
洪武間有從戎者迺從著于京至君大父南城兵馬  
指揮使信益蹈善行有名孺生女淑異妃 崇王遂  
大余氏父鐘字德報授錦衣衛百戶以 王戚隨之  
汝寧出入親近厚于禮義善詩歌喜賓客 王任之  
奏為儀衛副賜世蔭其官後復奉例奏粟為指揮僉  
能自約下招致延譽無損父風始生秀敏不期月能  
言六歲知揖客屬對父命就師：有所難即無不釋  
也十三承父官後亦奏粟為指揮僉事入侍衛能夙  
夜不惰其身 王甚竒愛之也為行崇厚尚恩外祖  
母喪弗克葬舅氏弗能婚君皆為破財力卒舉二大  
事其造人所難類此狀卒之日距其生年二十五耳  
天使盈其年則所施者弗止是已柰何弗能有遐享  
也先是君父德聲公有疾君日往朝問夕弗寢即寢  
亦弗脫帶人或病其憂勞狀不謂遽有弗起也余嘗  
過汝得與德聲公接識有舊愛亦尚記君之貌今君



乃世矣豈不惜哉君娶治中吳應期女是生子相卜  
十二月十五日歸于汝城東丘德毅公與余書曰弗  
幸亡兒歿矣命也無若何矣其有不歿者惟子之文  
是畀余弗忍違公之意乃銘曰佩玉紫、垂帶委、  
詒言唯、旋辟爾、天寔是美弗竟誰使廓其有藏  
萬億是弭我銘斯章君也弗死

誥封太淑人倪氏墓志銘

太淑人倪氏者故指揮使鮑公龍之配而汝寧守禦  
千戶成女也有男子三人文武懿文當世其夫官然

當鮑氏盛太淑人篤塞循默一無所白至不識衡量

較物輕重及遭夫喪子又不及官而大孫且子朕在  
携抱也太淑人泣曰鮑氏三世屬是兒我當下關闔  
守吾年俟兒立也乃躬操門戶苦織紡懷其遺孫至  
罹單窘艱悶而使外內不廢人視之猶昔鮑氏盛時  
也威既立益顯前緒蔚有觀望太淑人之志果今有  
得矣太淑人季子韜者亦先卒獨武侍養能有立有  
四女子長適陳璽次適王虎次適劉威皆指揮又次  
適百戶丘漢孫二鎮乃武之子次即威也又有孫女  
二人曾孫男六人曾孫女五人太淑人生于永樂十



五年七月十日而正德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乃卒凡  
享年九十二為鮑氏婦母者七十餘年其可謂大有  
始終于鮑氏者哉都閩君卜是年十二月十日以太  
淑人祔其夫葬在泖水之南來請銘曰與其宅其  
地肆好以寧太淑人之魄

誥封淑人任氏墓志銘

予鄉都指揮僉事鮑君德明喪其正室淑人任氏將  
葬請曰亡妻有勤于予今逝去我願得子之文志  
其葬乃志曰任氏者信陽衛中所千戶任清女也適

有婦儀御衆媵不嫉妬待群僕不割害蓋婦人有君

子行者也鮑君為指揮時淑人甚承之整齊其內內  
有巨細悉不以于鮑君鮑君治于官淑人治于家以  
故鮑君得盡能于外無有內累也鮑君聽衛事自以  
循先世官不能先陟前烈碌無以効其才進取于  
時值蠻夷不用績乃思有所建樹淑人力相之鮑君  
果以功至都指揮淑人之助不可少也鮑君凡征役  
在外者數年淑人益葺其家能使鮑君不有顧慮淑  
人有勤于鮑君甚著也然卒之日年始四十五又無  
男惟女一人適指揮應襲陳忠天所以享淑人者何



弗厚也是年己巳十二月十日葬于澗河之陽望瑩  
銘曰是為淑人之穴吁其嗟屢之構也而乃離其家  
實之成也而乃殞其華施報天也其虛邪

懷遠將軍信陽衛指揮同知袁公合葬墓志

銘

懷遠將軍信陽衛指揮同知袁公卒其子鎔者余同  
年舉人者也衰服未請余銘曰鎔辱好于吾子子幸  
而念吾子之好其勉以置吾父余義弗得辭也乃志  
曰袁公勲者字世臣其先武昌江夏人也高祖曰壽

自南京徙信陽衛左千戶所砥生清：生俊皆相繼

其官俊即公父也明于往古成敗有立志思樹奇功  
厭循：蹈恒轍好讀馬援傳慕之曰必如此乃男子  
也後果効功荆襄固原間歷加指揮同知進階懷遠  
將軍卒君所襲官蓋其父立者也公幼而母夫人丘  
氏棄養：於祖母太恭人繆氏既長事祖母能篤孝  
又事三繼母亦靡有弗得職者也為人長者無所欺  
徇宣府時屬朱叅將部戍獨石虜犯塞士出還奏捷  
公未有獲也朱叅將者性與公愛欲私之乃密令功  
載著其功公不知也將奏以告公公愕狀辭朱叅將



曰將軍鄣列城使其得幸陷行列而虜犯將軍之塞  
當蒙金矢先士卒獲其渠率今縱不能而將軍又私  
我以功夫冒人之功以干上賞未能有厚享者也將  
軍則惠我矣其若我何敢以辭也於是朱叅將許之  
嗟嘆曰弗可及也已奏功同部多與得顯秩者而公  
益裕然終其身無有怨也公始厲志軍事數入主將  
白軍事冀有所建後見邊事益擾將率多不撫循士  
罷於求自嘆所如不合有志莫可為也乃稱病歸解  
其職事間君士卒至垂泣請而退益堅既謝官出則

道擠公墜于橋水濡衣公起振衣去已有怒顏負薪

者察知是公皇恐來照門外左右請罪之公乃反酒  
食負薪者曰固知汝弗識我爾我曷怒汝也性夙友  
愛父命與昆弟分財悉推與昆弟不取有別產在確  
口盜夜劫積稻捕者微之皆旁舍兒也公曰釋之是  
窘於饑者也非不令子弟也我既弗能賑而使其溺  
于盜又柰何使其以盜死也於是盜悔讓亡不相率  
為良者也在宣府有所嘗活者歸而鬻子得貨持謝  
公、廉知其鬻子也不受使反其子又傭有疾疫者  
彼親者弗敢近公入其卧躬賜藥與食飲凡公所弗



忍者有是也公少業儒所嘗讀書老尚能口誦使諸  
子及從者為文親考閱布其次第雖老師莫能易也  
及鎔魁河南省試人皆曰公以武世其家又能以文  
學成其子也公娶韓氏宣武衛昭信校尉百戶韓俊  
女也賢而能其妃狀早卒公亦不再室也有男子四  
人長曰鎔次鎧次錡次錄鎔既為舉人不欲襲公乃  
以鎧代襲而大有能於官女子五人長適指揮汪洋  
次適監生辛嵩又次適百戶趙騰又次適千戶陳昂  
其一幼也又孫男子一人女子五人皆亦幼也公卒  
十一月二日合葬韓氏墓銘曰溫之德不爽厥恭  
厚積自躬厥承靡窮東門之東有丘其隆是曰公宮  
公降于中與其配同萬祀攸終

封孺人李氏墓誌銘

封孺人張公夫人李氏以正德五年八月十四日卒  
子雲為給事中聞喪于京師罹感冒星來奔將以十  
二月二十五日癸乃乞余志銘夫人墓以久遠夫人  
雲與余世通好又同年進士也余時得覲夫人又  
余有兄子者夫人孫男子妻也間得詳夫人之德故  
弗可辭也志曰夫人李氏者封徵仕郎工科左給事



中張公之配也父曰某信陽衛指揮僉事夫人生于  
貴而順正弗違不修簪玉之飾能親其族人族人長  
上卑少來者亡不有厚往也雲縣襄陵時迎夫人養  
出有車馬奴妾甚貴夫人益良惠亡害僕有不稱指  
亦亡被罵者也至雲歷近要已致錫命于夫人矣  
夫人見人恒惴惴慙慙弗耀也賓客至必自視酒洒  
饌食男孫有婦媵亦弗以妾也以故內外咸曰夫人  
大賢始夫人歸張公時及張氏中寤夫人相張公集  
其家至躬勤苦事拮据鞫棘亡有怨意雲稍長能學

其家至躬勤苦事拮据鞫棘亡有怨意雲稍長能學  
其家至躬勤苦事拮据鞫棘亡有怨意雲稍長能學  
其家至躬勤苦事拮据鞫棘亡有怨意雲稍長能學

二十九日壽七十八歲凡為男子二人孫男子五人  
女子一人曾孫男子一人女子二人夫人之所享者  
厚矣銘曰張氏望申奕世武冠逮夫人歸門戶稍單  
何有何亡夫人弗難夫人有子伯震仲雲震則弗永  
成志者雲嗚呼夫人內德不易茹辛獲旨食自我積  
雲相祖域隘弗可壙迺為夫人改卜肇土在西山下  
夫人康哉祀于張氏為世妣祖

壽藏銘并序

壽藏者今太常少卿劉公之所作也公年未期也作



斯藏也預終焉故曰壽藏云可謂達矣夫生曰寄死  
曰歸古者之制棺也中年以歲踰中以月祭文葬志  
或自為之後世利生而凶死言生則慶言死則忌其  
達焉者亦或鮮矣公少敦敏好學能為科舉文未第  
也而以大父文恭公之蔭為翰林秀才屢以勞効久  
次轉官歷中書舍人大理寺副禮部郎中尚寶司卿  
又嘗為今上正字上即極乃以春宮侍從遷太  
常寺少卿頃之迂于逆瑾罷歸瑾敗復起為太常少  
卿仍供事內閣制勅房其在制勅也歷事累朝自

天子及  
金幣寶鑑饌人咸榮寵之能習國家典故臨事必

有裕而處人又平實易見朕則公之達也非其經練

之所成焉厚之所積邪壽藏在武丘山祖塋之側崇

基下水表形象阜列樹週垣一塚双戶公曰楊恭人

予配也將與合窆焉公名榮字世信號武丘山人世

家蘇州府長洲縣銘曰巍焉武丘泉有瘞劔產秀生

才有霧斯驗壽藏壘在丘之旁有封有樹有高有

房百年同歸偕此齊德有安者棲無遠先域曷歸曷

寄孰祥孰凶矣公達究其始終我書銘章永而勿

失水衛山朝固此玄室



姪渭女壙碑銘

姪渭女子三兄女也兄從父宦陝西涇源女生于涇  
故名生十二年夭女幽秀警敏質若弗任衣且少言  
語日高閣事糾繡剪縷未嘗從群女戲聘王氏子歲  
丁卯夏疫家婢有違之者眾不敢視女入其卧持水  
飲之家人固止弗聽數日婢愈女乃疾恐憂其父母  
曰吾疾殊不甚父母見其弗眩困信之病旬餘忽起  
呼其母曰衣我我不可活有頃絕六月十日也是夕  
即瘞于坂西予痛惋未及銘其壙後數日乃治磚砂

渭志鄭冠汝壙西有城惟曰瘞汝以生汝慧汝又以折

姪岳州壙誌銘

姪岳州東昌公第二子東昌公令岳之巴陵時生也  
生而白皙顙角稜起能言聞人讀書即默記之誦  
數百字下忘對客揖讓若成人者也東昌公歿哀哭  
夜不寐曰爺棄我何去也遂嬰病病且死枕啼泣呼  
其父生四歲死於正德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埋之堰  
東岸上銘曰岳州生申州死：丁卯生甲子魂安之  
魄歸此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行狀五篇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先考梅溪公行狀

梅溪公卒其季子景明恐逸所行事將銜哀為狀求當世學士大夫之謨越二旬母孺人又卒益隕惑不能言也又踰時乃自念曰天弗諗不廷予二人予小子敢廢先人之德使學士大夫靡所論謨在我後之人靡所禰述豈非大罪哉遂涕泣為狀曰公諱信字文實父曰鑑母劉氏鑑為陰陽學典術典術公有五男公第四子也其曾大父大父皆世居信陽之梅黃



鄉為農家縣徵其子弟為學生書吏輒懼而深避匿  
之典術公少時縣求之急其父又欲匿之典術公曰  
丈夫出當有用安得久匿也遂乃入城而公時亦稍  
露頭角鄉人識之曰何氏世厚積不發於典術公  
狀其四子當益大也吾黨皆下矣典術公嘗叔明港  
巡檢有侯郎中者暮過宿亭下怒芻不具公時為童  
子入給芻侯郎中見其有儀試之屬對又有奇語乃  
釋怒謝曰予弗知汝有子也公既長典術公使任家  
事不使為學生公乃與同里王憲閻禎等結社泐水  
講解賦詩歌頌公曰汝三十當出樹德立報後當有

官然卑不顯也至汝子有顯者矣久之公亦以才謀  
不少試嘗念盧翁言及三十藩司辟為承差其責令  
嚴不可脫解公曰命也果若外翁言矣夫立身在人  
不在地也承差雖卑予何耻就之邪既為承差見為  
承差者皆富子弟縱侈弗循矜炫衣馬而已餘則又  
卑賤汗甚乃耻之弗與群日檢修飾文雅以自獻而  
諸藩使亦異之也布政使吳公節者最奇公嘗引與  
畫計每事公一發端必擊節稱善曰吾老秀才吾不  
如也會陝西告災京師發粟萬石自漕河舟至衛輝



而令河南陸移于潼關是時河南亦弗熟惟南陽汝  
寧稍熟也乃下令南陽汝寧發夫萬人驢萬頭供是  
役公聞之不可曰是將敝河南而緩陝西之救矣下  
如出省藏馳一吏使人糴關內朕後下令南陽汝寧  
之夫使人出銀一兩而給粟一石且免其役是一吏  
代萬夫之勞千里活一旦之命矣此兩利之道也於  
是吳公卒從其議而役夫皆喜曰蠲吾役是蠲吾死  
也皆樂出銀與官無肯受粟者也太監汪直至河南  
河南都御史以下皆蒲伏進謁獨憲使陳選長揖立  
而次使都御史移文郡縣取名馬都御史持紙筆自

書然手粟不能執筆顧左右皇汗又不敢令人代公  
在旁曰此一書吏事耳都御史大臣不當煩都御史  
乃奪筆代都御史書故其後凡論仕宦必曰陳憲使  
男子也而高官有污行者輒羞禡之為承差嘗董大  
役其建輝府也有羨金五千以詣吳公吳公駭曰何  
羨之多也夫汝羨出者而私之誰知者也公曰吾聞  
之凡私者滅公利者近害今羨出于公也五千至厚  
利也吾私之將無滅公乎利之將無近害乎是以不  
敢有也吳公曰然吾亦弗可有之也於是公乃請以



賑河內饑人焉公兩為驛丞不以庫官自貶有威嚴  
厲氣義不少下人亦相下之在會寧會貢獅番武  
官需求所過吏吏無不被箠者又為先覈使縣官以  
下除道郊迎公獨不出武官至則讓公公立數之曰  
邊臣以番夷貪戾恐患所過吏故以汝監之而汝反  
教之為患耶視其符給餼食餘無所與後武官果敗  
併盡逮所過吏而公獨以抗武官弗逮也會寧三年  
以內憂去已而復除渭源渭源有大滑李氏三衛軍  
圍其舍能彎弓破圍出縣令大惧公乃以計縛之歸  
縣人思歸言曰夫所欲於富貴者可

以厚身也然敝身以求富貴於富貴厚矣於身薄也  
古人有忘身者以圖不朽也富貴豈不朽者也予壯  
而有志思少自試故不羞庫官夫善嘗酒者舖糟得  
之矣久于宦非予所稅駕者在渭源入三年值御  
史行縣縣簿下至驛郵之吏悉徒走奉輿馬馳五六  
十里公乃浩歎曰可以去矣吾自為卑役至歷官  
未嘗一日屈也今不能為御史徒走遂禰足疾求罷  
官還矣然在官貧甚無匹馬而臨洮守李公紀者饋  
之車馬以還既還治居城西溪水上岸植楸樹日造



吟其間號梅溪居士有詩百篇為梅溪集居常論地  
理卦象推時日運氣以為陰陽之大順四時之紀五  
行之布吉凶災祥繫之不可違也公有子四人長景  
韶累官東昌府通判卒次景暘舉人次景暉又次景  
明景明既舉進士為中書舍人三年值正德丁卯自  
以道不立欲脩學近親乃請病歸景明歸又三年已  
已夏公遘疾將卒召景暘景暉景明來曰吾昨夢予  
父招我我殆不起矣景暘爾即長我家仕則思有以  
光我汝念哉曰景暉治穡事以厚其家母外有慕又  
漁景明所學不學花濼無廟不長子先祖有積矣予

其導之爾輩其廣之乎勉哉修學明儒汝弗可有讓  
焉言已卒豈不痛也初公娶盧氏繼娶李氏盧氏者  
盧翁廣女也翁戍大同歸以女妻公嘗禰曰盧翁  
事石將軍有功將軍欲官之翁曰願罷戍歸為農夫  
不願官也既歸外母嘗恨之曰始從石將軍不歸何  
患不貴乃自苦為農翁笑曰石將軍何能若我也及  
石將軍敗翁哭之顧外母曰爾謂我不從石將軍今  
將軍欲與我畊隴上能得乎盧氏配公有賢操然早  
卒李氏孺人者其父本山東人宦於南京有二女子



教之誦女訓習婦事長即李氏嘗寓羅山盧家與盧翁通好兩盧氏家往來相善也會公喪盧氏盧翁為擇配曰李氏女賢吾知其命貴當有封求配無逾李氏女者李氏孺人適公大仁惠篤儉終其身不易焉景暉景明乃其出也又生女適孟津以進士為行人而景韶景暘則盧氏所出然弱齒即見遺也皆養于李氏又有孫男六長士為學生孫女六長適張氏子餘皆幼也公生正統辛酉卒正德己巳四月三日李氏生辛酉二月十五日而已己巳四月二十九日卒皆

年而當正德丙寅山之麓公自序宦及歸封公為

皇上御位詔以景明官封公為

徵仕郎中書舍人封李氏為孺人男景明日何氏之先有仕羅田者元季因籍羅田高祖曰太山始避紅巾携母至信陽高皇帝兵至建紅旗一白旗一曰為我軍立紅旗下為我民立白旗下太山乃立白旗下太山生海行曰陰二其兄陰一為力士于南京行訣于弟曰吾即是役不以遺累爾子孫遂去終不相通不知其子孫所在海生三子次子鑑即典術公始開宦端典術公子曰仁義禮者皆力田無外事第五子曰本才邁使氣為學生早死而梅溪公在諸子中



最有立諸兄弟生養之卒皆為舉其喪其違事明幾  
薄貨利遠報色重然諾好施與砥行厲節百折不毀  
雖古人不遠讓焉夫梅溪公其起家裕後之祖鄉里  
之憑矣而二母事之可謂合德景明不顯不能廣志  
紹德又少不盡識所履歷謹記其所嘗聞見及鄉黨  
傳者著于篇俟學士大夫采之

封承德郎禮部主事李公行狀

公諱祐字宗吉別號三川曾祖明陝西鞏昌府安定  
縣人也洪武間舉懷才抱德為御史已坐事謫河南

且貧不能歸也因家于官所由此遂世著開封府祥

符縣籍矣伯仁生孜配史氏生公正德庚午今上

上兩宮徽號推恩公以子茂元封承德郎禮部主

客清吏司主事配高氏封安人公幼即端整不戲四

五歲能誦詩八歲而知學善屬對十三四學趙書又

善大書草書皆無弗工也長讀易習舉業思起科目

父母惧其弱而致病也強奪其志自是常鬱志不

悅耻事農賈乃益閉門務學誦古書求徹大義以至

刑名醫卜星曆算數之學亦無不深究其說嘗于授

茂元易詩讀之曰吾恨未能以儒致身惟汝力學以



畢吾志初公父孜家頗饒然能任義散予不責償負  
以是家漸窘矣既歿貲益蕩盡公年方十七八且孤  
犖無依力營幹勉終大事不見其匱性忍慾不畜  
媵御終其身布衣蔬食不易也然延師教子暨賓客  
之禮則靡弗厚者有人竊公亡金一鎰知其人不發  
或曰曷訟諸公曰安忍訟也訟而必論以盜金亡可  
復積受盜名百世莫改也且彼非亟困曷以至此吾  
安忍訟也遂終不發處家甚閑僮僕雖少者莫敢足  
中門犯者必斥逐之外內肅如也其奉繼母賈氏撫

義弟善事理談世務又侃侃接人甚謙恭笑語行款  
洽而謹事理談世務又侃侃接人甚謙恭笑語行款

有過必正色質之不少假鄉人不善者疾之而善者

敬憚焉公生景泰丙子二月十二日卒正德乙亥十

二月十三日年纔六十耳生男子四人長即茂元弘

治乙丑進士今為禮部郎中志業甚著次茂魁茂先

先卒次茂才為學生女子一人適同邑王金孫男三

人孫女四人卜以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葬于

汴城西鄭門外茂元曰先君子自封官以來甚優暇

康強聰明壯者弗及人曰先君也己而泰天之所以

祐善人者固不爽也安知遽以微疾弗起也豈不衰



哉夫先君子生也用心苦而志堅其於事物也必究  
思必底績造詣晚而益深明于當世之務然無位弗  
獲施也今也已矣豈不衰哉景明與茂元為親友茂  
元謂景明曰先君子非當世尊顯之誤無以發揚使  
不朽也景明乃次叙茂元之言以俟采擇

### 亡兄行狀

亡兄諱景韶字仲律成化丙午舉人選巴陵知縣遷  
東昌府通判兄性狷介與人不易合顧能事父母必  
得其惟心少時家父遺之讀書曰讀某書某日為我

齋躡至門及晝寐半醒起不遺一字父嘗不悅俟父已

曰兒也父曰向夜半至此也曰父不悅兒不得寢父

曰兒如是胡有弗悅也始為舉子下帷講誦日厭蔬

食諸父生患貧者多貸人貲兄曰為士而貸人貲後

將必取償于官卒不貸人貲既屢試弗第家父曰女

能績學卒不能進士必女命也仕以行志而已志行

奚必進士既而為巴陵令人曰巴陵難稱也令巴陵

者蓋未有終三年任者也此至則解舍蕪穢不治吏

不典列民不服役也曰是可以弗為已也乃版書政

條懸縣門民始相顧曰令給予然亦稍來集從役以



觀兄察役者悉寡弱役且重也問之皆塵居無業者也而其強富有力者則皆居數百里外負山岨叛令不復能制也故弱者役日重兄曰為令使弱者苦強者得免而何以令為也乃釋弱者於是諸富強有力者曰聞新令善吾奚可叛約也乃相率來請役凡邑中墮廢盡以興治往時監司諸使者經巴陵以之委積輿皂常滯月不得去而今日走道路不能給又不

得少坐堂上視事至是館無留節獄無滯訟民又見令時置酒召客與飲莫不服且異也居六年將考績

兄終慙我留之而果遷東昌東昌職專事簡而益有餘力嘗作書與景明曰東昌頗無事日可以讀書課

子甚樂也但苦薪價太貴耳居六月疾作竟卒東昌

僚屬士民咸哀哭之卒之日年始四十六也初娶鄧

氏早卒繼娶夏氏亦先卒繼又娶孟氏孟氏生二子

長曰岳陽次曰岳州俱幼也一女夏氏所出聘張氏

子士奇家父生四子長即兄次景暘次景暉景明為

最幼也皆受業于兄景暘舉鄉試景明雖庸劣無所

成立然知讀書舉進士是兄之教也嗚呼天速死吾

兄也景明何敢忘吾兄也謹繫記所行事求太史論



謨以章沒世哀悼之餘文下次叙

明紹興府同知致仕進階朝列大夫陶公行

狀

陶公諱永淳字質夫號曰樸菴上世由宋汴徙徙松江華亭遂世為華亭青林人高祖驕曹祖祖羽祖蒙皆隱不仕公六歲而失母鞠于外祖呂公少雖甚單窘然即有志氣不逐群兒戲長益嗜學嘗讀書南禪寺閉門誦習跣坐中夜闇耿若有深獲已而出入默念不輟人莫得識也于是試補郡學弟子員提學御

史嚴公全者大奇異之時弱冠也名翹朕起矣天順壬午舉應天府鄉試中成化丙戌進士初授魏縣知

縣以剝去任服闋改南和縣縣民王氏家饒于貲有

利之以為功名者誣以妖言公曰夫已樹利而種人

以死禍是可忍邪乃為白之竟全其家歲屢告凶能

發粟活民濟者甚眾又嘗請于朝建宋廣平祠曰

明揚先俊風勵後學典弗可缺也於是吏治彬、禰

于畿內然其治不近名求事之集無瑣務求弊之釐

故甚近民去而民思之為刻石頌德始御史屢上南

和令治行或又請更調邢臺吏部乃以勞積久次轉

紹興府同知同知常攝行府事鋤治暴強植立孱弱



剔蠹洗冤鄰郡事有弗能決者皆以委之無弗片言  
以獲其情立斷以成其獄者紹興六年以迂于暢御  
史暢御史嫉之乃移疾歸後暢御史敗或勸公直之  
公不答也都御史佖公大器之乃白于朝俾以禮  
致仕焉公自舉進士人見其材氣辨達謂必致大用  
然弗得意于時宰故兩調縣令不得內補及御史上  
其治績則又以為紹興同知名擢大府貳而實遠之  
紹興治又著矣又遇暢御史以故連蹇湮滯卒不得  
達故人咸曰陶公弗能自致大用要非命耶然公有  
辨推恩進階朝大夫躬拜命于朝人又以為異

數也公之罷宦也日與其所厚善徜徉九峯三泖間

觴詠為樂賓客至門罄歡款享劇談古今琅

傾聽

或無賓客與其鄉人亦宴笑終日好蓄古書帖能作

歐字晚卜葬地彭家庄山水佳勝心甚樂之乃預治  
棺歛具築壽藏焉正德癸酉九月九日疾卒享年七

十有二配王氏有賢德先卒太常卿夏公甥也子麟

臨江府檢校女適陳觀繼配李氏武功千戶安女子

驥乙丑進士禮部員外郎女適相克臣次適唐琰次

聘許康孫男四長孝次及俱縣學生次姍次陸孫女



三長聘朱氏子麟出餘皆幼驥出曾孫男某元孝出  
公篤孝又嘗以父母未被封贈屢上疏陳乞兄永洪  
不能自立養之終身歲時祀祖先已必祀太常夏公  
及其師諭德陸公座主文和劉公其弗遺人思義類  
如此驥初聞公病即乞歸省歸而公已卒弗及見也  
乃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彭家庄驥泣謂予曰先  
君善事甚衆不肖弗詳也夫親有善而人不知知  
之而傳弗遠皆不肖罪謹述其一二請為行狀將以  
求銘著不朽焉驥又禰其祖竹軒公精易學其高祖  
在洪武德祿從來者遠矣然驥亦尚文學能取天  
下士豈非其家法哉可謂善承其志矣予與驥同直  
內閣制勅房為寮友故得論次其先人行事俟當  
世名公大人采焉

寧母朱太夫人狀

太夫人姓朱氏諱忠溧水知縣寧公賢配也其先為  
山西稷山人父曰旺永樂間從戎定邊衛因家焉旺  
與寧公父剛友甚懽約為昏太夫人由此遂歸寧氏  
其歸也事父母曲盡孝敬門內之事一以力持之仁  
下篤族內外咸禰為女丈夫云寧公為士夜讀書太



夫人必以女紅相之夜分甯公嘗倦思寢太夫人曰  
吾女紅未畢也以此辭之欲以相甯公誦讀不倦又  
時：蓄旨羞俟甯公夜讀供具之甯公中成化辛丑  
進士為溧水縣知縣既召內也而病且卒太夫人召  
子河慰之曰女不能忍爾父邪踰哀莫益也汝未有  
立汝父不暝也汝恢汝父遺業斯為不忍爾父矣乃  
為延師使執經授學而太夫人經營其家甯公有爰  
主事楊奉春暨其弟舉人奉新二人者早死也有父  
老在堂甯公業心許終楊老楊老之終也甯公弗克  
及殯太夫人謂河曰是汝父志也今弗可以已也於

瓜果蔬菜地無遺利而家致饒裕太夫人見河慷慨  
多交游喜之不恡所需予嘗誨之曰吾無患汝之不  
交也患汝不善交爾河舉弘治乙丑進士授戶部主  
事會逆瑾用事新例謫臨漳知縣未幾轉德州知州  
適大盜起能攻守保州人將臣大吏多倚之尋升河  
南按察司僉事兵備信陽迎養太夫人于官太夫人  
老疾篤河疏病歸奉太夫人還疾益篤囑河曰吾也  
上見汝父之成也下見汝之成也見汝子又將有成  
矣吾無恨矣惟汝之單嗣妻挈群小毋失恩教毋輕



夜出母縱飲母遐遺故舊吾沒之後母為佛事言竟  
迺絕生正統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正德十年  
十二月十三日享年六十七歲子一人即河也孫男  
子四人曰平曰中曰半曰巾孫女一曾孫男一曰憲  
郎河以是年 月 日卜葬河曰嗚呼亡父之仕也  
未六年而逝河輾軻于途靡有定吾母也艱關振家  
茹辛履厄以收相夫教子之功而河也尚不能致  
錫命于母今已矣豈非終天之恨乎謂景明曰吾母  
非當世尊顯之誤無以使不朽也子雖未識河然子

知子母行權于鄉者數十年矣細民安其害而大吏

莫之敢廉兵備至悉芟之始蕪禁民杜氏杜氏奔之  
京託勢者人護見之兵備見之曰是杜氏邪左右曰  
是即却護者出置杜氏死法又曰大盜之行無塞障  
也乃城數城咸鉅麗百萬之工弗踰年舉民忘其勞  
官不知費兵備敢任而不憚害好義而弗撓曲憂公  
而不慮身善祭而不煩喜事而能集民曰父母吏曰  
鬼神其引疾歸也吏民士大夫踰數百里送之皆涕  
泣嗟呼不忍去後郡縣人皆生祀之嗟哉何以獲  
此邪昔滂有母澄清之志行軻有母忠謹之節立若



兵備者非太夫人之教邪太夫人可以不死矣予未  
交識兵備兵備在信陽予仕于京然以信陽人知兵  
備及太夫人之事乃略叙述以俟作者采擇焉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誄祭文雜著共三十六篇

方竹先生誄并序



先生謝逝計音奔告大夫篤孝幾損幾絕於是同年  
生汝南何景明誄之辭意淺簡無以究蘊述聞書之  
素旌聊以寫哀

嗟：先生含和服介志貞履順長達少成有聞厥震  
齊民元士三軍匹夫席珍孰聘褐壁其辜游心恬澹  
遺跡富貴早學晚仕方行勇退天弗勅遺弗俾 生

人失其則士喪其程素車驟驥乃造玄室風悲日冥



藏良萎哲有子大夫高駕脩行廣志遐洋維亡弗亡  
譬木之孽其發愈遠斐彼積泉其流不枯嗟：先生  
何感何悵嗟：先生

祭亡兄東昌公文

某月日中書舍人何景明乞病歸自京奔亡兄東昌  
通判君之喪致奠而告曰嗚呼吾家自始祖有籍世  
服畎畝耆齒不造郭童子不入市逮先祖父興乃知  
好儒左通陰陽家術於是郡舉典陰陽學始有敬廬  
於城而吾父繼之門戶稍著父思以儒顯厥家而自  
以舉業未是也焉之吾父又早元也當是時  
兄且弱冠也慨然有立志終日下帷歲不窺圃讀書  
過目即成誦為文操筆若宿構人望之知丹穴之雛  
志在千仞而渥水之駒心越萬里也及得省薦父曰  
儒業果有徵堂禋可弗墜也既十年不得志於進士  
家夙之厚儲稍見迫窘而父亦罷宦羸囊單車辛勤  
來歸兄乃益砥志嗜脩不少貶屈左右奉父承以顏  
色父亦靡有弗豫者也然是時二兄學已就緒予亦  
從父旋兄從容試之曰小弱弟可教也遂口解經疑  
手授簡策朝啓夕勵不得相違弗逾載二兄洎弟同  
舉於鄉父謂吾門當自此興也逾年兄遂令已陵逾



三年弟仕于朝又逾三年兄遷東昌父母之慶兄弟  
之好方以為慰孰謂吾兄死也始在巴陵聞雞通衙  
執燭視事風江雨湖晨塗夕舟坐不溫席寢不緩帶  
予視其勞瘁竊懷憂惕狀卒無恙也至徙東昌官尊  
而事少屬眾而職專吏有所告可以卧應予謂今之  
逸固以報昔日之勞也嗚呼孰謂吾兄死也死之先  
一日作書遣吏來京視弟：方與客坐語得書讀之  
至再且以徧視坐客有頃僕進報兄死弟叱之僕頃  
復報兄死弟佯以為僕之誤聞也嗚呼孰謂吾兄果

死也己器度兄詳果於仁義善類羽趨邪党歛避正  
色近信不為矯飾無之加志窮民秉心在公名位當

不量也年未至而施未光天即奪之何也嗚呼父母  
俱存兄弟仰賴男未及婚女未得嫁吾兄何遽棄而  
去也前月嫂奉柩歸至西平復生一男弟視之眉目  
宛然類兄也前抱持曰哀：遺腹兒淚下不能忍已  
復視吾二姪長者就外傳嗜書耽紙筆自絕群兒幼  
者頭骨稜起能對客讀字退而又私喜知吾兄有續  
也嗚呼吾家自有兄前有彰後有述所望于來者謂  
何而今至此也兄昔與弟書曰弟當志天下事大吾  
家者弟也然弟薄弱不堪世事歷官五年寡合少朋



才不逮聞名不任毀且夙志幽寂不慕榮耀又多疾  
益疎宦志茲得告歸自甘草野上承二親下奉寡嫂  
至於子女之養父兄尚在必能得所無俟於弟：惟  
視其成立以畢兄願也嗚呼死生恒數兄功名垂於  
郡邑孝廉稱於鄉閭可 不朽也子女雖少已有成  
人之漸可不憂矣兄復何恨但吾生者之情抱茲痛  
烈悠 日月無窮已時而兄固弗聞也嗚呼哀哉

祭李默菴先生文

正德十年四月中書舍人何景明聞默菴先生李公  
之喪哭之逾旬乃束帛為文付其使還告于公之孀  
曰嗚呼古人言感思易耳知己難也景明于公所以  
慟悼吁涕不能自己者匪徒感恩重也中難難也夫  
景明昔寓于公是時有毛夫人也公執詩書毛夫人  
執燈燭晝夜課景明誦讀居也視衣食還也饋車馬  
此豈不有父母恩耶是時景明幼孺非有能知也公  
以成人禮之又日察其言動中善者稱于人其所望  
見又皆可以施之天下百世者不以時世富幸榮慕  
也公嘗盛衣冠入召景明語毛夫人在傍公謂曰汝  
視予貴邪它日是子貴奚翅予邪然我所重望者匪  
為能貴已也嗚呼古人謂知己有若此邪白首握手



終日語心而不知者何可勝道邪古人曰無德不報  
又曰為知己者死今公逝矣毛夫人又先亡矣景明  
雖欲報而死也無日矣他日縱有能施于汝佐諸子  
然二尊人又安能知邪矧汝佐諸子又能自大子又  
安能有施也雖然公所望見子者豈在報邪在望見  
景明之自能就立耳今雖能取一第為一官使公及  
見然所自就立者已弗若公所望見者也即它日又  
有能自就立公又安能知耶矧景明寡昧弗達所自  
就立欲大於往日如公所望見者又安能有也嗚呼  
已矣可以州公之德而到公之知耶山川尹且不能  
棄官赴公喪執紼道輒我懷之悲惟公有霧鑒之已  
矣嗚呼哀哉

祭董先生文

嗚呼先生學書以游藝飲酒以率真蔑俗以肆志薄  
仕以明有事勇退以示所止行義始終備矣夫知有  
所必厄而鬱有所必伸故士之直樸而弗曲飾者恒  
受顯棄而寡陰禍先不足而後有餘先生讎惡而摘  
過急難而緩利出下賄官居不貲實而艱遇靡合貴  
眇謙速則已厄矣狀繼者有令子以廣其志以發其  
祥厄未極而所伸者厚矣夫娛目之寵有際而後身



之亨靡窮先生又何缺焉傳言天下滿山岳歸地不滿星辰見然則物之所歸而見者必其所不滿者也先生又何疑焉感茲驟驥愴焉悲泉臨風一觴敬弔先生

祭高鐵溪先生文

嗚呼惟公宏才天授大器夙成其容玉立其賦金聲江河之辨淵源之思通達古今發洩天地作我後人視此大方歸狀依歸遽爾淪亡夜雨草堂淒風總帳賓酒既空人琴俱喪白雲一去明月自來楚夢招魂

百弋司哀

祭封三科左給事中張公文

嗚呼昔公之于先考隣比莫逆公之仲子今都諫君也及先伯兄又申之以婚姻之好景明於都諫君同年進士也豈非世之契誼哉公今逝也先考之亡也八年矣先伯兄之亡也十年矣愴念生死通家同情杖涕興感寧有已乎惟公仁厚與物慤勤起家食享于積以高年終公可瞑矣夫都諫位業日茂而不肖亦守恬懼墜先烈公之九原見先考伯兄必相語若平生也

祭岳母文



嗚呼惟我岳母慈懿為德勤儉成家既獲既食不驚  
於華爾女既逝我翁既亡服艱茹辛晚也誰濟昔翁  
之亡我送其喪今母之亡我適來鄉臨風醜觴臨河  
執紼死生俯仰哀來慟哭

噓盜文

予抵永寧吏役無郊迎者造館供具不設寂無與語  
始入城門視其不禁槩夜不聞鈴柝之聲虞有盜戒  
僮僮曰未聞城隍而盜者朕予佗飭門者堅封鑰舉  
火周垣燭之及其室與處命僮宿中室夜半僮忽大  
斗曰盜寺工去矣起見盜入處見其壁皆編竹為者  
飾以土灰故盜得踰鄰牆斬壁開門以入予徐思囊  
中無他長物惟所服衣并書六十餘卷書則予甚愛  
者旦有來告者曰北城之江有箱委于岸空無物獨  
書冊狼籍水浸其半命收視之乃予裝蓋盜發之盡  
取其衣服去而留其書幸而留吾書盜亦仁哉夫盜  
欲以利大貨者也雲南人稱多異產至其地必購香  
木珍貝犀象齒角怪石金銀之屬以還盜豈以是貪  
我邪盜亦誤矣凡善為盜者望其人占其富貧相其  
室占其虛盈故盜無不得筭無不成茲盜持吾衣服  
之則不稱其體賈之則敗其迹雖不利於予其利於



盜也亦淺矣是豈善盜哉予既仁其留吾書復笑其不善於盜文以嗤之且告邏者蹤跡之其言曰

孟冬始魄永寧官署爰有小醜隅伏隙覷弱我寡衛出我不預越鄰穴垣以我裝去來飲其聲往滅其處晨有告者北城之隈箱委簡帙狼籍江隅持我衣服猶存其書書吾甚愛焉恤其餘后皇植生小大有職農樵在野工商居國弱不見陵強不容力胡為爾盜恣乃奸慝厥初賦質化溥施公洪纖羽血均帝鑄銘何下愚吝何聖之豐胡為爾盜自叛其同嚶嚶吽嘯

晨各頌大覓司中痛衣旁草木鼠羣介疑狼狽徇逐

百態為妖千巧呈侮啟竊堅閔發敗深蓄一蹈法章魄褫躬戮爾之不懲其侮曷贖善於盜者搜幽索斲貧富虛盈遇之即諳爾胡弗霧乃昧所探珠犀瑇瑁溢笥克函爾不是取而胡我貪人謂爾盜我嗤爾慙嗚呼野外且不可劫而城中是虜小民且不可干而近臣是侮爾頭可截罪不勝數若之于章聊告司捕

### 雙盜

雙盜者一足雙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登屋上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搜貫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貫上之約如是者三及其數雙盜自



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賞重矣我二人分之則有餘彼出則必多取是厲我也不如置而去也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甞盜福善偷乃為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笑懽喜不知甞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甞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笑櫃出大報曰盜劫我二盜違訝道去甞盜顧乃得全賞歸

獸紀并序

何子曰予惡世有冒名徇利務相欺負而寡情實者

焉聞容有炎一獸大者類其人作二獸記

狐

狐善媚嘗藉虎威以懾群獸一日眾狐食絕將出野求食畏他獸凌絜乃謀於雄曰嘗復從虎出也雄曰汝胡自鄙小也虎技寧過我也群狐乃自從虎出雄者即尾其後呼嘯若噬群獸者群獸見虎來皆伏不敢視眾狐得食返笑其雄曰何復從虎也雄掉尾怒視曰汝謂群獸伏者為畏虎耶

櫻

後善援櫻而後顛惟跳躁無他長技山之奧有洞洞多貨物櫻弗得自致也謂後曰爾援上探出之吾下



守之當其利也後攀木蔓上取而致之櫻、悉移置窟中後既下櫻無有也迹之至窟傍曰貨安在櫻據窟嘯曰貨吾固有者爾何得有也呼其群相毆躡後後曳臂去

### 讀精華錄

偶讀山谷精華錄見和東坡西湖縱魚詩因次其韻作觀打魚詩又記後山曾有和東坡此詩大顛山谷及檢其全篇即山谷者也但多一篇耳又後山集中思亭記他文選者未之詳耳然二作今亦莫辨其出惟予論者皆謂呂杜子美固予所未喻也精華錄任淵選者其所撿取多不愜人意而自謂上選何也

### 雜器銘并序

予讀古鐘鼎盤盃尊敦諸器銘未嘗不三復而嘆也蓋道本無垠物各有理故物迹有至教末器有鴻法君子察名繹義則而象之所以益德也著之銘章以時觀省所以閑邪也古人之意將不在是哉予室雜用大小器皆質良無他珍異子以其且自存覽志氣攸寓乃私古人之遺意各著銘一章凡十章用以自

儆



燈銘

汝明無太察而光無太揚蓄汝明是用嗣汝光

几銘

斬其曲修其直是憑是式惟爾之德

梳銘

夙興夜味無顛倒我衣無頗無覆無替厥服

鏡銘

爾善爾惡胡隱胡豫已則不明人孰爾據尚鑒茲哉

爾心是茹

刀銘

不貴汝之利而貴汝之裁不貴汝之剛而貴汝之斷

利惟裁剛惟斷

硯銘

聃守黑雄尚玄汝兼之以永年

筆銘

畫不必工惟心之中辭不必華惟意之通

枕銘

苟無忤于日之所行寤寐爾是寧

壺銘

直爾躬發爾矢雖不中不遠矣



厚其入薄其出守而勿失

四箴并序

何子曰好惡者情之發也言行者身之章也窮達者天之命也毀譽者人之施也故情之不正身之不脩而不得於天不合乎人君子之病也情正矣身脩矣而猶不得于天不合乎人君子何病焉是故合情而全身樂天而知人者聖人也懲乎情無違乎天持乎身無願乎人者賢人也任情以忘身希天而望人者

右

好惡箴

好之無實謂汝曰暱惡之無實謂汝曰嫉知人而為是汝則弗平不知人而為是汝則弗明弗明弗平是為枉其生

言行箴

能言而失其幾者不察其微也能行而失其要者不觀諸道也知人之蔽而不以自治也者棄也行違其言者悖也以言檢行者盜也汝省其微以至其道邪



亦甘於棄入於悖而流於盜邪

窮達箴

窮則益其志汝則是惡達則損其志汝則是慕雖則  
汝惡窮孰汝蠲雖則汝慕達孰汝遷毋勞思暝：惟  
順汝道而俟汝天

毀譽箴

無惡而毀於汝何疚無善而譽於汝何有嗚呼汝乎  
毋以毀譽而喪厥守乎

雜言十首

此方水之大首佳可放北方之水通曰江濱海之水皆曰海濱  
大者惟江故南方之水通曰江濱海之水皆曰海濱  
湖之水皆曰湖

古人奉德則報以珮思返則報以環思絕則報以玦  
珮佩也環還也玦決也

鳥棲樹鴻則棲于野獸棲野猿則棲于樹

雉鷄類鴈鵝類鳧鴨類雞鶩鴨可得常食雉鴈鳧  
可得常食也可得在家弗得者在野也

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  
騷唐無賦宋無詩

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大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



可處滿不可處也小可處大不可處也

龍蛇之伸于霄漢者以其屈也杞柳之屈為卮匱者以其伸也故君子寧屈以求伸毋伸以致屈

諂似恭吝似儉諂則不恭；則不諂吝則不儉；則不吝

雪則霰風則霾陰則蟻霽則虹故霰則知雪霾則知風蟻則知陰虹則知霽

婦人之仁不仁匹夫之勇不勇仁者重不滅之德施不報之恩勇者見義必為當幾能斷

何大復先生傳

何先生者信陽人也名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今海內禰大復先生云生有異質穎記殊絕八歲時即能賦詩為文章諸先生見者爭傳誦禰為神童年十二以父仕臨洮府驛丞乃隨侍臨洮臨洮守李絕者聞其奇召置門下甚愛重賢之為延師授春秋居頃之即善說春秋歸又受尚書長兄景韶所甫數月即以尚書魁河南省試當是時年纔十五也諸王公大人爭迎致一見候車嘗數十乘所過人觀者如堵既入京師遊太學祭酒林公又甚愛重賢之歸則詩贈



馬于是名盛傳海內猶鳳鳴麟出世人驚睹也年十  
九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是時北地李獻吉武功  
康德涵鄜杜王敬夫歷下邊廷實皆好古文辭先生  
與論文語合乃一意誦習古文而與獻吉又駿發齊  
名憂憤時事尚節義而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焉往  
學士為文自六朝以後日益靡：敝矣國初尚襲元  
習宣正以來駸：如宋矣至弘正間先生與諸君子  
始一變趨古其文類國策史記詩類漢魏盛唐于是  
明興詩文足起千載之衰而何李最為大家今學士

家亦曰可李成爾曰李可吃伏為一七山斗云始在  
中書也自館閣諸縉紳與四方學士人人願見先生

又願見先生詩車馬填門巷不絕而先生德性純明  
言儀雍雅杯酒談笑間詩文立就作字復秀拔奇勁  
迥出常格一時聲傾都下然顧高潔不妄交遊錢寧  
欲交謹先生間持古畫求先生題先生曰此名畫無  
污吾題留一年終不與題是時寧賜宗姓最寵貴弄  
權先生顧奴視遠之會乾清宮災應詔言便事乃極  
言邊軍番僧義子數事義子者斥錢寧也疏留中不  
出師御史客死京師權倖廖鵬者賻以棺謂可結縉  
紳謹也先生曰御史生不苟受奚為受汚地下邪乃



約所知共賻金歛之竟却其棺督學關中時會鵬弟  
鸞鎮守關中恃勢益橫其參隨者遇藩臬官不下馬  
諸藩臬佯若不見者後遇先生先生孰參隨笞繫責  
數之諸參隨始人人歛避矣先是逆瑾撓吏部權則  
移書許太宰引正大義獻吉與姜御史詰奏又移書  
楊太宰直獻吉獄少師李西涯疏上乞休會有兵事  
又援古大臣義為書讓之三書皆非身事而抗言尊  
顯語涉時忌議者謂憂國憐才古人莫加也顧獨以  
不能干謁守中書十年不調官然志在經術世務終

亦以經術世務如其所自志關中士氣習文藝蓋自

是一大變云是時世寧侍先生正學書院先生說五  
經義與諸家訓詁多殊私以為諸訓詁不及也古天  
文地理陰陽律曆家皆能究其指意常言彼有是有  
不是欲取經訓與諸家書刪繁折衷成一家言顧三  
十九而卒志業竟不及就也豈命數狀邪抑詩文盡  
洩神秘固造物所忌邪嗟傷乎傷乎而志狀則言先  
生使滇南不持滇南一物持父母喪不終禫則不酒  
不琴性不喜華麗不治產祿入盡散親故臨卒時餘  
三十金篋中此固世俗所難在先生仇其細者始先



生崛起汝南人即以為班固崔駰陸雲王勃之流也  
夫數子皆幼慧異特才藻雄麗者故人以此先生至  
先生德量風節數子又安可並論哉世多言修士少  
文才人行劣二者蓋更相笑也乃先生則獨稱全才  
可不謂振古豪傑士和所著雍大記三十卷何子十  
二篇詩歌千餘首書疏騷賦序記銘贊雜文數百篇  
盛傳當世名可萬世不朽矣次子立舉癸卯鄉試立  
子洛文復少俊皆能世其家學

喬生曰世稱何先生詩至名傳四夷不虛也其節行  
蚤死不遇悲夫余故述先生行事采其關國體大者  
令後世有可效焉

關西耀州門生喬世寧撰



創建大復何先生祠記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右侍郎前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河南等處地方德清蔡汝楠撰

先生汝南信陽人也信陽故有祠而郡久未祠自  
前守河中王子崇古始王子祠先生也則以固始許  
公合饗而署曰烈文蓋兩重云業已安神立石而嗣  
守者謂先生不宜與許公並祀則出其主鄉賢祠中  
而事遂寢蓋八年而余以撫治至大梁首詢得其事  
慨朕思振舉之矣而是時先生孫洛文中省試第一



復具言前事方亟施行會汝南守迫上計未報越歲  
夏新守徐子中行至復以祠事請曰何先生以文章  
增重昭代功德遠矣况明公亟意表章而有司不以  
時舉墮先賢之烈不著後世謂何狀先生主已出即  
入恐不饗不如專祠便既與余意合遂亟允其請已  
復請余記余又允其請乃躍而馳歸徧卜地城中不  
得竟得平輿侯漆雕氏書院右隙地在天中山南確  
山東抱汝河西繞而城垣當面若屏翰焉蓋天地之  
中極而河嶽之總會也為祠前堂後寢並四楹門垣

同寮率如義在嘉靖四十年七月望日越八  
月二十日垂成會余以少司馬命迫發而徐子亟走

吏請記云余往讀書山中詮論當代名家則獨推第  
李獻吉與先生若太山北斗云狀問之交游或與或  
否惟今守同郡徐子以余言為狀則又未嘗不願一  
至其地瞻拜祠宇為恭敬也豈謂余與徐子同宦斯  
地而先生之祠竟成於今日也固數也乃卜其祠既  
不在它所而竟與孔門高第並峙千古也又非數哉  
然余歎恠鄙人之言曰文士鮮行乃繫天下賢者於  
是而謂文章不得與節義齒列則又未嘗不投翰興  
歎也嗟夫是孰知文章之關於世也固至鉅哉上之



經緯兩儀彌綸三極其次恢展聖謨潤色洪業其次  
憫時政得失主文而誦諫著之冊而勸戒昭播之詩  
而美刺顯俾人紀允殖而天常不墮是則文章之為  
教也故比干剖心箕子不吐演疇貶節李路結纓游  
夏不以文學損譽三仁四科其致一也豈若拘學抱  
咫尺之義以孤於世者邪明興百六十餘年而文章  
迄無定體自先生崛起汝南始與關中李獻吉發憤  
詞林超覽古始乃排斥群疑歸之大雅何其雄也即  
使來哲代興不無侵軼狀其開先基始之功揆之義

較著者哉方先生守中書時猶散曹也而公家之事  
知無不言亡論抗疏忼慨如應

詔極言番僧羨子錢寧數事披鱗蹈鑊朝士奪色即  
如逆瑾撓吏部權則移書讓吏部會有兵事而執政  
乞休則又移書讓執政李獻吉與御史姜某訐奏也  
則又移書太宰直獻吉矣其感情時事而扶義倣儻  
蓋素所蓄也夫其平居敢諫若此而臨事顧不能伏  
節如許公為乎何俗士見之晚也頃余會大梁縉紳  
長老又云先生自幼冲時謙抑温退未嘗以才凌人  
及論國家當否則蹈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由少



逮沒齒未嘗一問家產而人有緩急則又無不各厭其意道弗合者雖隆貴人忍不與見至道藝士即貧賤衰老尤折節下之不倦也夫以彼其才而好脩又若此固蔚然醇儒也獨柰何以文藝少之哉余又嘗讀先生新論十二篇上下古今天人之際至備矣假令托以不御之權則何遠不至乃齎志短折而竟以一學掾死有足傷心流涕者朕先生功在斯文節在朝著行在鄉曲固萬世不朽矣而又何恨哉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調華之士同類而共賞之也故

不省其久而蜀洋其行直大有卑後世得見竟焉是

年秋中丞安居胡公來代實克成厥終而臺察鳳翔

李公學使歸安陳公咸右文敷節先後協謀於法得

備書云先生名景明字仲默門人禰大復先生



明故提督學校陝西按察司副使信陽何先生墓碑

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新都汪道昆撰

當世以作者名家必首何李何則學士所禰大復先生何仲默云往聞先生將終屬諸弟子必李獻吉銘吾墓諸弟子不果聚族而私為狀為志為銘其後數十年門人喬景祚始為何先生傳概舉其負行著者載傳中又數十年先生有孫洛文守太子中允將脩闕事屬余為先生碑余從諸後死者尸祝先生顧得逮事為幸即無能為中允役其何敢辭先生家信陽世有秩堂之母李夢赤日而娘及舉而命之曰景明



始能言輒疆記六年能報偶八年能文里師謂何氏  
子童而神逸避席去年十二從父會靈丞信官臨洮  
臨洮守召授春秋竒之甚居三年而父謝去貧不能  
歸守帳具祖先生於郊車馬畢具既就舍受伯兄景  
韶尚書尋以尚書籍鄉試第三人年十五耳先生翩  
翩狀非也業已善詩善書出入則王公大人爭迎致  
之幸一見越三歲舉進士授中書舍人獨憂國秉下  
移力請告寺人瑾甚諸在告者矯詔例免舍人於家  
瑾誅用大學士李文正公薦起則仍舊秩直內閣侍

在道以之進司封員外郎寺直如故守中書餘十載

始以副使督學陝西無何病歸六日卒時年三十  
九先生幼清蚤貴人人且旦暮卿相之卒之年不及  
彊官不過二千石惜也初獻吉崛起北地倡江東歷  
下二三君子講業京師先生至大悅之相與道古遂  
駢肩而進先二三君子鳴其論世則周秦漢魏黃初  
開之其人則左史屈宋曹劉阮陸李杜都人士所膾  
炙者宜莫如彭澤宣城昌黎先生宣言古文之法亡  
於韓詩弱於陶亡於謝睥睨千古直與左史屈宋曹

劉阮陸李杜游世儒率溺舊聞弗入也及得兩家所  
論著者胥篋而擬議之於周秦漢魏黃初開元之間



始相顧曰誰謂何李不馴古之人也於是聞者響應  
莫不傾耳聽之兩家遂為桓文執旗鼓號天下矣猷  
吉競、尺寸非規矩不由先生志在運斤斲輪務使  
於化于時主典則者張猷吉主神解者附先生要諸  
至言各有所當顧其相直若繩墨而相濟若和羹即  
言逆耳而莫逆于心耳視者弗察也今兩家並懸書  
海內海內不啻戶說之浸假得終其天年先生化矣  
即先生以文學顯顧其義甚高初入中書輒上書許  
襄毅所極言嬖人用事公等務操正義撓其權乾清

便狀疏留中不行聞盜起河南會文正公請老先生

謂非大臣義書讓之瑄故憚猷吉名高嘆猷吉先生  
書抵文正為猷吉地且介康德涵居其間瑄意平乃  
解及猷吉對江西簿獄且成先生歎上楊文襄書直  
猷吉幸臣錢寧昂

賜姓曰攝諸公卿獨以古畫求先生詩待命終歲卒  
不予中官廖鵬柄事嘗賻師御史棺先生釀諸客購  
他材力卻鵬所賻者鵬弟鸞席鵬寵填陝以西諸叅  
隨騎遇潘臬大夫無所問先生塗遇騎者輒就馬上  
縛之乃若使滇不納餽遺居喪不禫不飲歷仕十餘



年不問家人產死之日囊中僅三十緡即其孝廉足  
多蓋天性也景叔又言先生博物旁通天文地理陰  
陽律曆諸家末年將輟修辭務經世為用先生已矣  
辛巳夏六月不雨至於秋八月及先生卒其日大風  
雷雨作晝晦冥嗥呼歲在龍蛇泰山梁木阨矣先生  
言行載名臣錄鄉舉載中州人物志其學政載陝西  
通志其家世則已詳墓志中碑不及詳碑其大者如  
此汪道昆曰儒者言皇帝王伯其相推若四時秦終  
歸餘漢履端矣由唐宋而迄元季迭相端而歲終焉

平洛陽少年為漢作始未駕而稅其如通達國體何

孝武表章六經兩司馬並起即盛矣美矣伊誰始邪  
明在

孝宗春之府也漢承挾書而得賈董明承十世之敝  
而得李何先生與賈為徒而中道並天其有不同者  
幾希顧漢沿周而去道近漢之後無文矣唐之中無  
詩矣兩家興廢繼絕其為力難即末流誰能不波疇  
敢登諸千載之上要其功則李何茂矣嘉靖以徃何  
論逮元元封禘而祖之其為司馬者非兩也而中允  
起當戶其斯為奉冢祀者和中允有當于不佞之言



遂屬吳人周天球勒之石

皇明名臣言行錄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第三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大學北歸祭酒林瀚賦詩贈之弘治壬戌舉進士授中書舍人乙丑奉 敬皇帝哀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贈遺犀象玕貝謝弗受後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譏病歸踰年免官瑾敗大學士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制勅房經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為直者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辨乾清宮災上書陳



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將復作且詆羨子不當當官  
官不當寵疏留中下下人為之寒心時四方學士咸  
願知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欲交驩景明持古畫求  
題謙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卒不許師御史客死京邸  
中人廖鵬贈之棺景明叱却之曰吾友生不苟受豈  
以死受之哉遂自出金贖之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  
仍直內閣陞陝西按察司副使政尚嚴務在崇本起  
弊士初稍不堪久而安之正德辛巳棄官歸以疾卒  
于家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雍大記常曰文靡于

音籍力辰之而古文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辰之而  
古詩亡於謝人以為知言

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為古文以變宋元之習文稱  
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  
夫翕焉從之其時濟南邊貢姑蘓徐禎卿及景明最  
有名世稱四傑四人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陶  
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鴻匠也



陝西通志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人弘治戊午舉人壬戌進士少以竒童名中年以詩名世時人方之唐李杜焉由中書舍人陞提學副使莊重和粹嚴毅高明教人以德行道誼為先以秦漢文為法條約精密以教化為守令首務時知府有不受約束者語之曰君子不以作人為事但與俗吏伍耶其人頓服有同知臨蓋屋加刑于生員之父生員救之坐以擅入公門罪乃檄而數之曰子救父死且不避乃以不應罪之夫人豈無父耶生員獲免寃當大比方伯移檄減舊額以



節費報之曰國家求賢本意似不如是此胥吏見耳  
竟不從取生員于書院日與論說六經旨意不拘拘  
於傳釋嘗曰緣泥枝葉而忘尋本根此末學之弊失  
益遠矣在關中所著有雍大記既去僚友刊其遺稿  
曰何仲默集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生有異質弘治中舉進士授  
中書舍人崇古學抑陋習文體為之一變正德初逆  
瑾用事景明譏病歸瑾敗復職直內閣制勅房會乾  
清宮災應 詔陳時政語頗激切不報久之補副使  
督學關中會疾作棄官歸卒年三十九所著有雍大  
記三十卷何氏集二十六卷行於世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也生育異質八歲即能詩年  
十二以父任臨洮驛丞乃隨寺臨洮臨洮守李紀者  
聞其竒召至門下甚器重為延師授春秋亡何即善  
說春秋歸又授尚書於兄景韶所甫數月即以尚書  
舉鄉試第三時年十五也諸王公大人以其少而雋  
爭迎致一見候車日數十乘所過觀者如堵明年會  
試以文多竒字不第八太學卒業歸則祭酒林瀚賦  
詩贈之踰歲為弘治十五年舉進士授中書舍人與

邊李輩工古文辭皆相振勵而且尚節義鄙榮利並



有國士之風焉夢陽又駿發與景明齊名海內操觚之士皆宗尚之禰李何云十八年五月景明奉 敬皇哀詔下雲南雲南君長及中貴人咸請題咏北還饋遺犀象玕貝悉謝不受是時逆瑾用事景明移書許進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瑾聞而銜之景明乃謝病歸後竟坐免官正德四年瑾誅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制勅房經筵官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勢洵：欲擠陷重辟景明又移書楊一清爭之始得白五年東陽引疾乞休會有兵事景明

又後古大臣議為書讓之三書家咸高語多不錄九

天變將復作且詆羨子宦官語頗激切不報是時四方學士咸願識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亦欲交驩景明持古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屢請卒不許師御史客死京邸權倖廖鵬者贈之以棺景明叱之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污之邪遂自出金贖之十二年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明年遷陝西提學副使以經術世務教諸士其規約尚嚴志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久之幡然興起自是士習文體

為之一變云十六年病歸卒于家所著雍大記三十



卷何子十二篇詩樂府書疏騷賦序記銘贊雜文二十六卷傳于世子立德安府同知孫洛文翰林庶吉士有雋才能世其家學

論曰何公有經世之才所歷皆散地未獲一展厥蘊嘗著十二論以見志於戲古之才士詞臣如虞卿王符之類不能致用於時而恒託之論述亦可悲矣

中順大夫陝西提學副使何大復先生行狀

何先生諱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先世湖廣羅田縣人四世祖太山紅巾亂時徙信陽遂世為信陽人太山生四子隆一隆二隆三隆四隆二一名海先生曾祖也生祖鑑為典術有陰德禰於鄉里鑑生父信驛丞後封中書舍人博學能詩號梅溪公生四子先娶盧夫人二子長景韶成化丙子舉河南歷官東昌府判先卒次景暘弘治戊午與先生同中河南鄉舉見官安慶府通判後娶李夫人

子二人長景暉不仕次即先生者也先生生六歲



能對句出奇字日記數百言知敬諸兄至捷之不  
敢詬見群兒逐戲即不同群八歲能文十三歲隨  
父宦之陝西會寧驛時臨洮守李公聞其奇召置  
門下甚愛幸為延師授春秋其師問出它長兒皆  
謹笑履師座先生獨安坐說春秋李公覲嘆曰何  
兒麟鳳也嘗盛衣冠束金呼人謂其夫人曰汝視  
予貴耶它日是子貴奚啻予耶居三年父致仕貧  
不能還李公饋之車馬集諸官相送郊亭上揚爵  
酌先生曰吾小友既歸改治書治書纔九月沁水

律御缺翰詩其安曰靜調試信陽諸生先生從其兄  
山川何盛

生此人也遂復如信陽觀之已而中經魁報者至  
先生卧應之人曰汝胡不嘉曰吾固知己何嘉為  
也是時年纔十五形貌又小且禿筭也諸王公大  
人爭負視至轉相負匿府不出所居過人遮蔽弗  
得進草書日數百張應諸求者一時盡呼為神童  
次年春試以文多奇字覆省卷見除不第八太學  
匝月歸林祭酒作詩贈之祭酒贈詩諸生前未嘗  
有也未冠中弘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奉

敬皇帝哀書南下遠方君長貴使者咸贈遺犀象玕



寶有熊太監者獨復重贈遺先生平却不目太監  
大發悟於心曰彼年少能爾吾獨不醜哉遂去職  
喻年還惟衣書一篋而已後值逆瑾用事知以小  
臣不能奪諸大臣又多日顧即謝病歸居頃之梅  
溪公與李夫人同時卒先生哀毀骨立禫祭未成  
不飲酒不彈琴服除而逆瑾敗當是時諸名節士  
多為瑾汙者不即被大禍而先生獨超然遠舉天  
下皆曰見幾而作何子豈不高哉已用太學士李  
公薦復授中書直內閣制勅房 經筵官其友北

也孝先先生言禮上書之且責楊冢宰訟遂得辨乾清

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脩天變將復作至詆  
曰羨子其不當畜也某宦官不當寵也因留中不  
出人為之寒心是時錢寧舞權指使百職一日持  
古畫造門求題先生曰好畫勿汙吾題爾留一年  
不與一字師御史客死京邸幸臣廖氏者贈之棺  
先生叱却曰吾友平生不苟受也豈以死汙之哉  
遂自出金贖之其勇於為羨類如此先是京官非  
有罪無九年不遷者先生特以危行連蹇湮滯中

書凡十餘年始轉吏部員外乃陞陝西提學副使



陝西邊絕胡地緣邊數縣路出胡舊時提學難之  
皆調試其縣諸生先生曰即如此是棄之矣竟往  
試如他縣藍田大旱其山上有泉先生至則登山  
投祭文泉中須臾大雨商州學地狹旁有王母祠  
大官家廟州人神其祠先生顧謂守官曰何祠廟  
為也俱輒毀已大官家亦不敢怨陝西屬所試諸  
生竒者悉取正學書院親自督教間出俸錢贍所  
不給關中得人于時為盛今年四月竟以學政勤  
勞得心疾六月告歸行李蕭然至家甫六日而卒

聖明勸報先志乃不永焉豈不命耶先生生而神明  
德量純粹志大行堅學精意遠博物洽聞會理守

約究其所造可謂渾然成矣家庭間怡：如也交  
接雍：如也取予進退斷：如也自鳴侍側未嘗  
見喜怒顏富貴功名不齒諸口平生手不持一錢  
讀書必至夜分以為常與人講論終日不倦安貧  
樂道不念家產居官勤事以祿自守復絲毫弗苟  
受狀又好予卒後閱諸囊中餘金三十而已豈可  
不謂清白君子者哉初

國朝去古益遠詩文至弘治間極矣先生首與北地  
李子一變而之古三代而下文取諸左馬詩許曹



劉賞賦屈宋書禰顏柳天下翕然從風盛矣哉千  
載一時也嘗曰詩文有不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  
類而此物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文靡于隨韓力  
振之而古文亡於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  
亡於謝繇此觀之先生之所著述可見矣先生通  
五經尤好易詩其陰陽醫卜天文地理律呂曆數  
諸家各造其妙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定古樂府  
選漢魏詩三秦志皆行於世先生生成化十九年  
八月六日卒正德十六年八月五日年三十有九

初配張氏先卒孺人隨先生周旋甚相愛又能敬每  
十一日亦先卒孺人隨先生周旋甚相愛又能敬每

奉飲食必自為無不甘嘗夜分先生不寢孺人不  
寢也及先生卒日夜痛哭環柩走曰吾欲死飯漿  
不吞口竟下病而絕嗚呼夫婦同歸孺人之貞志  
畢矣孺人少先生二年生子男三人長夫讀書能  
文聘郊縣王氏叅政公女也次立次登長女聘袁  
氏子次聘馮氏子次聘張氏子皆幼今年十月七  
日將合葬釣魚臺之北山兄景暉謂鵬曰亡弟素  
愛子子狀之鵬自幼與先生同里長而從學先生  
嘗謂梅溪公曰是子甚解吾有望也及後先生官



京師六年至是又五年餘始從事詩文望先生歸  
一講焉及歸而竟不起傷如何耶方先生病鷓鴣  
與其姪何士門入張詩入執其手泣先生曰死生  
常理無足悲但吾生多辛苦耳敲尚琅：然鵬聞  
之先人云李夫人方娠時夢大紅日墮懷中已而  
生先生今六月至八月旱卒之日甫斂大風雷雨  
白晝晦冥先生生死大異豈非其有關天地不偶  
然者哉正德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門人樊鵬謹  
狀

中順大夫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何君墓誌  
銘

孟洋曰余讀伯夷傳其禰天道不與善人謂其不  
然今觀何子脩學立行而夭死又何戾也余哭仲  
默之明日其孤以門人樊鵬狀謁銘慟乎慟乎君  
知我我獨不知君已乎仲默茲為汝誌矣何君諱  
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高祖太山由羅田徙居  
信陽生海海生鑑鑑以陰陽家縣辟為典術五子  
曰信者封徵仕郎中書舍人讀書善吟號梅溪梅

溪公四子長景韶東昌通判卒次景暘安慶通判



次景暉最幼何君何君秀而癯性沉敏有度八歲  
能屬文十二從梅溪公宦遊陝西之渭源臨洮守  
聞其竒召置館下甚愛幸令師授春秋數月即說  
春秋其師乃辭避弗教也梅溪公既歸乃又從其  
兄受尚書受尚書才九月弘治戊午即以尚書魁  
河南鄉試己未試禮部不第遊太學祭酒林公又  
甚愛幸何君贈詩美之壬戌舉進士進士例改庶  
吉士何君獨以不喜私謁弗與進士請歸娶娶張  
氏二年卒當是時關中李君獻吉濟南邊君廷實  
自是文章雄視都邑何君性造語合三子乃變之古  
人明年奉使南方還過里閭再娶唐縣王氏是歲  
正德元年也劉瑾時君度惟大臣可與抗節乃上  
書諸尊貴言宜自振立抗瑾權諸尊貴惡顧嘆何  
君下郊何君恐禍及謝病歸郊居著述一年瑾盡  
舉免諸在告者戊辰何君免己巳梅溪公及李太  
孺人相繼卒何君衰毀危絕辛未冬何君用閣老  
李公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經筵官時四方  
學士咸願知何君車馬填門巷即元老鉅卿也不  
欲出門下錢寧欲交驩何君間持古畫謁何君題



君謝曰此名盡不可點毀弗許乾清宮災君應詔  
言時事詞義剴切疏留不下丁丑陞吏部驗封司  
員外郎仍直內閣戊寅陞陝西按察司提學副  
使提學政尚嚴務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漸久  
而安風習亦振初何君獨以文學著聞既提學入  
又服其能政若是辛巳二月何君以形勞慮深卒  
然嘔血損六月棄官歸會道暑益極抵家六日為  
八月五日而何君嗚呼傷哉王孺人故有內疾  
號痛莫支越十六日亦暴廢而卒孺人幼喪父相  
皆貴之人求婚母輟不許年二十二始歸何君以  
賢稱會毅皇帝上尊兩宮及李太孺人張氏同  
封贈云何君事兄恭能順承父母之志其父母諸  
兄亦獨甚愛何君何君一切不好華靡復不治產  
業居官所入祿則又常分所親故既歸餘白金不  
滿三十兩所在不齎方物疾且亟王孺人泣曰官  
貧諸兒女幼君即有不諱柰何君曰若無多患第  
不昧天理足矣何君友與人訟者故嘗寡交與及  
訟衆莫為之地何君乃獨上書力諍直友之屈師  
御史者客死京邸莫能斂錦衣官廖鵬錢寧之党  
也賻之棺因結懽士大夫君曰奚為汗吾友地下



乃出金賻之諸所知皆賻之歛成禮旋卻所賻棺  
其見義勇為如此何君天資穎異好學常若不及  
讀書率過夜半即盛暑蟲蠹汗洽背不廢邇年略  
去詞章嘗禰以為天下自有實用之學端精力猶  
弗逮何暇文詞無益也蓋其用世之志至遠今中  
沮矣惜哉及王孺人以哀絕亡他顧慮亦貞固矣  
何君生成化癸卯八月丙寅卒年三十九歲王孺  
人少二歲生成化乙巳二月甲寅子三人長夫聘邨  
縣王氏叅政君女次立次登女三人長聘袁氏子

次馬氏子次張氏子皆王出是年十月七日合葬

典術公墓側何君有文集詩集詞賦集合若干卷  
行刻傳於世云銘曰噫歸哉何君孰奪爾壽也雖  
奪爾壽爾名不朽有女媞媞爰儷君子如琴如瑟  
樂爾偕死樂爾偕死未畢爾婚嫁豈無巨源靡孤  
叔夜淒：雲旂霧駕遲：鳳凰啣：和鳴相隨瞻  
彼崇岡載陰載陽靈魄攸歲用萬祀無疆有涯孟  
洋撰